

嘉業堂
叢書

三垣筆記

第三冊

三垣筆記附識上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上爲信王時曾夢烏龍蟠殿柱又偶遊本宮花園園有二井相離甚遠上戲汲於井得金魚一尾再汲一井復得一尾活潑光曜左右皆知其異秘不敢言

熹宗初卽位上猶在冲齡忽問曰這個官兒我可做得否熹宗曰我做幾年時當與汝做人以其言爲讖

熹宗大漸逆璫魏忠賢方柄事懿安皇后召上入繼大統戒勿用宮中食上從周戚畹奎處作麥飯袖而食之上卽位數日大璫王體乾魏忠賢侍問及立枷事體乾

奏曰非大奸巨惡法所不能治者弗用上蹙然曰雖如此言亦太慘矣忠賢默然遂傳免

上初卽位以內臣崔文昇用泄藥致光廟晏駕欲殺之忽內宮羣譁囂不可止上問故曰崔官兒好人理不應殺上命免其死越數日徐訪內臣爲首數人皆杖殺之上聰明天縱初卽位時視諸臣每有不足之意一日召對諸臣無一語當聖意上曰此就是召對了麼

上每言欲法堯舜有以漢孝文相方者猶目爲中主一日輔臣語及唐太宗上曰太宗掃盪羣雄朕愧無其才若閨門無序家法蕩然朕羞稱之矣

上初卽位倪侍御文煥

萬厯己未江都人

以附崔呈秀

萬厯癸丑薊州

人削奪歸同鄉喬中書可聘往謁文煥神色沮喪若悔
前非者可聘曰他無論若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
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
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舉朝皆罵楊左諸人我自糾小
人耳如今看起元來是兩個君子

吳侍御牲初入臺班獨行無倚趙太宰南星欲以年例
處之不得已乃薦方侍御震孺

萬厯癸丑壽州人

等以釋其疑

後魏崔專政又以三案有疏借例推削奪楊侍御維垣
攻魏崔時猶以故意疏薦及再入臺班始風節矯矯以
彈擊稱雄

予壬戌赴公車見張司馬鶴鳴

萬厯壬辰潁川人

以及臺省部

郎皆與熊經略廷弼

萬厯戊戌江夏人

構羣推一愚率之王撫

化貞以抗廷弼而廷弼疏言廣寧必失河西必危乞留

臣言以券一疏尤為先見及事敗與化貞同辟人以為

寃至遼東傳一書為丁輔紹軾

萬厯丁未貴池人

等進呈以殺

廷弼者子曾見此傳最俚淺不根而指為廷弼撰授尤

誣赴市時挺立不跪下刃僅及頸半行刑者即以刀逆

割之慘哉聞紹軾與行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回寓腦

裂死鶴鳴以陷廷弼卸罪生還後為流賊索賄倒懸城

門身首碎裂亦天道也崇禎初韓輔爨

萬厯壬辰蒲州人

疏請

歸葬有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等語公道始明

王撫化貞邱副憲志充

萬厯癸丑諸城人

皆諸城人又皆癸丑

進士一坐失陷封疆一坐行賄謀升同日棄市亦云怪矣

梁侍御夢環

萬曆癸丑順德人

首糾魏忠賢及巡按山海忠賢

欲以查核錢糧中之法夢環惶急知忠賢憾張戚晚國紀太康以參疏獻媚內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可疑二

語謂張后非國紀生將撼中宮也上嗣位依子罵父律絞是年秋決上勾其名以墨輕未見諸囚皆決夢環還獄及復奏以原疏對名方見其勾倉皇取之獄抱上馬至西市行刑

王冢宰允光

萬曆壬辰長垣人

當魏忠賢專權時請以票擬還

之政府可謂言人所難吳侍御姓以其爲司馬時不駁

魏良卿

忠賢

封爵糾之遂與聲氣大左及例轉科員與

吏科陳都諫良訓

萬曆癸丑進賢人

各有所主相持不下良訓

曰寧用晚生遂以大參補之

己巳除夜誤傳免朝上是夜宮中內宴宴畢竟升殿惟
溫輔體仁馮給諫元廳在或奏聖駕御殿例閉朝門諸
臣不得入上退坐命啟門復不至不得已還宮及諸臣
聞駕出咸倉皇入上復升殿儀部吏佩元旦表與儀郎
交臂相呼而不相識及拜賀禮行遂取別省賀元旦表
讀之中官命報名以辨至否時諸臣各競紙筆伏地呵
凍書之如犬踵蛇行出訊之則自官僚以至從役皆如
醉如癡不辨天曙莫知何故也

錢輔龍錫

萬厯丁未華亭人

萬厯丁未會試時夢衣蟒玉有刀

加頸爲人奪去後在政府以袁經畧崇煥誅毛帥文龍謂龍錫知情下獄議死時上震怒人皆危之龍錫坦然曰吾先夢在必不以刑死已果減等出

崇禎癸酉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兔頭雞身鼠足人取供饌甚肥美但犯其骨立死乙亥上元遂有流寇慘殺之禍

叛賊孔有德圍萊州城守甚固劉督宇烈

萬厯丁未綿竹人

主

撫遣屈司李宜揚往說之賊誑宜揚往城下請謝撫軍

璉

萬厯丙辰監利人

出受撫總兵楊某堅止璉不聽率朱郡伯

萬年開城出賊故遙呼羅拜璉喜稍近之賊遣使請退

左右有密言相告及却兵衛而璉及萬年皆被執萬年
誑賊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吾呼守城者出降賊
然之以精騎五百押至城下萬年大呼楊云我已被擒
無生理賊精騎盡在此可速發礮擊之吾與俱盡亦不
枉此死耳楊猶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遂遇害楊發礮
擊死過半賊勢大摧

乙酉夏初鎮江民婦產一子頸戴二首與母俱斃又下
游絲成團不知何兆

崇禎辛未四月揚州胡尙綱染疾不瘳婦程氏私剖股
二片啖之嘔出不救婦不食二日然有身四月或解之
曰若得男可延而夫嗣徒死無爲也婦曰吾亦知之但

生女又未免苟活數月恐無以對吾夫耳因復食至七月果生男踰年子以痘殤卽理前盟致謝翁姑曰未亡人且死不能常侍幸有娣姒養無悲也復絕食越二日其姑故難之曰爾父母家不越二百里若不候面訣或有言奈何婦曰然可急迎之然終不食惟日飲清米湯一匙謂可延旦夕候父母至迨十二日其父母遣幼弟至婦曰是卽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姑向之泣則曰未亡人若再嫁則當哭此好事耳何哭徐簡奩中簪珥令變易備後事以其餘給散家人并鄰嫗之曾過問者復自卜曰十八九日皆良吾當逝向會封肉二片救夫夫不可救尙以石灰養之牀頭死後可入歛以示全

歸遂死

錢少宗伯謙益聲氣宿望虛譽隆赫時周少宗伯延儒

爲上所眷注阻之令不得列名於枚卜延儒請之瞿給

諫式耜

萬厯丙辰常熟人

式耜厲聲拒之適溫宗伯體仁亦以

沈故輔一貫

隆慶戊辰四明人

門人爲時望所擯每立朝無敢

與言者而資俸久在謙益上亦不與名於是體仁延儒

交遂合始有召對錢千秋之事謙益等又欲攻去周輔

道登

萬厯戊戌吳江人

故道登亦從中主持當召對時體仁應

答如流而謙益噤不能言上命錦衣衛拿謙益下猶相

顧不敢致上益怒故謙益卒不勝

嘉興縣庠生李夢康幼女四歲喪母撫尸慟絕絕而甦

事後母以孝謹聞父食貧女獨勤紡績供父或慕而求字因詢父曰世何謂賢父曰善事舅姑爾女曰舍己親事他人親以此謂賢實非兒願且我母早逝烹飪非伯兄事父休矣因哭拜力謝父亦感泣及笄愈貞不字之心父悲其志不强奪也父嘗病女禱天請代煑藥庭中有青烏啣一朱實墜藥罇中服之卽愈崇禎二年六月朔女疾作自知不起抱父號泣以不克終養爲恨一慟遂絕

郝景春

萬厯壬子江都舉人

官房縣令張獻忠旣就撫復叛來攻

房城不用力者手刃之景春亦懸錢立賞格曰擊中一賊賞錢一千獻忠有花馬甚愛出則常騎亦爲礮擊死

其徒死者甚眾獻忠將退指揮張三錫以繩引賊入城
城遂破降賊張大經百計說景春降不從呼其子鳴鸞
至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惟一死耳又以手畫頸曰此
其甚痛耶乃與鳴鸞及僕陳宜往見獻忠不屈獻忠指
大經曰彼九省監軍道如何恭謹汝一知縣敢爾景春
曰彼已降賊不值一錢吾豈效彼者乃殺一丞以懼之
罵如故獻忠與大經怒命曳出猶罵大經不絕口遂見
殺鳴鸞撫父尸大呼曰死賊何不殺我遂與陳宜同遇
害事聞贈太僕寺少卿

鄭輔以偉

萬曆辛丑
上饒人

喜讀書而票擬非所長疏有何況

二字誤以為人名也票云何況着按撫提問上駁改乃

悟由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論又一日擬票懸筆不能
下周輔延儒等哂之以偉歎曰吾富於萬卷而窘於數
行致爲後生所藐遂挂冠後竟卒於京

吳侍御姓辛未按秦一以察吏安民稽覈功罪激勵將
士討賊爲務凡巡方舊套審錄拿訪等俱停守令賢否
卽以城守堅完盜賊不犯境民獲安堵者爲最故按秦
二十閱月賊未過西安漢中一步

曹總兵文詔與洪總督承疇

萬厯丙辰南安人

不協吳直指姓

曾問文詔曰制府素稱得將士心而不能將軍何也
文詔曰制府爲人煦煦小仁御士以詐無雄畧英斷可
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詔從征數年頗有功而幕下將

吏不聞薦錄一人此騏驥困於鹽車仰天長鳴者也姓
爲疏題部下有功者請部加銜文詔甚感之故後撫晉
時大得其用

鄭庶常鄭入京以溫輔體仁異調恐阻已入館逢人肆
詬謂吾必糾體仁然特以恐嚇爲脅制耳實無意糾也
體仁知之遂爲先發制人計而菴倫詞臣之疏出

禮科房之騏

崇禎戊辰
東明人

父楠

萬曆
辛丑

溫輔體仁本房門生

也之騏以國博改給諫實體仁力已復糾體仁以附聲
氣噫寧吾爲遙蒙自負其師耳後兩仕清尋革職

宋給諫學顯以聲氣自雄田太宰維嘉與抵牾一日學
顯以書干選郎維嘉得之遂例轉時學顯方揚揚謁客

忽數朝士擁馬首曰高升矣學顯嗷嗷不平維嘉揚言將以私書入告遂悒悒出都

田戚畹弘遇

田妃父

所爲不法人爭鼓訟御史臺以法繩

之貴妃脫簪求解上怒曰祖宗法不可私擯居別宮久之周后召至看花乃承恩如故

上重太宰之選召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命各舉所知張少宰捷云諸臣黨同伐異一切把持臣所舉皆所不喜盧吏垣兆龍

天啟壬戌光山人

曰科道例不薦舉惟舉有

不當者方行糾參上然其言命吏部先舉捷因舉唐世

濟呂純如諸臣皆各有所舉上問世濟何如人溫輔體

仁錢輔士升

萬曆丙辰狀元嘉善人

王輔應熊皆極譽之上曰呂

純如係逆案不可開端於是兆龍首糾之而姜給諫應

甲孫給諫晉言尤力張侍御三謨

天啟壬戌太原人

金侍御光

辰等繼之獨河南道盧元賓不言捷再言純如才若用之不效願與同罪上曰旣結逆案不用也罷初召對諸臣傳聞閣部同心且有大力者爲之內援純如之用聖意已決故皆蓄縮不敢言賴上片言而定諸臣方敢繼其後然純如無頌忠賢疏逆案指爲有頌誤也

上以山西大同宣府等處失機罷督撫罪之命會推代者張少宰捷出諸袖中曰山西巡撫已有人矣眾問之以吳侍御姓對眾爲不平爭論久之捷竟以姓奏上召姓問何以撫山西對曰禦敵當禦之邊外若大同宣府

不能遏其入口山西豈遽能驅之出口乎然其入邊尙
在一二年後猶可預爲修備今流賊遍滿內地郡縣爲
墟此國家腹心元氣之病不可不速爲撲滅山西逼近
京畿關係尤大兼陳殲渠散黨防河用將申嚴紀律諸
事上傾聽久之是晚命下

孫給諫承澤入垣諸疏中立無所依附當事者欲以年
例處之疏糾蔡少司寇奕琛乃得免自此以聲氣推
上篤好文學勵精求治嘗因講席咨問春秋傳義左右
陳說無稱旨者或薦文翰林震孟特賜燕對震孟援引
侃侃上嘉悅之

吳給諫麟徵生平不受人意旨言事與文翰林震孟交

密震孟以劾潤州張某奏稿諷麟徵上之麟徵謝曰非時政所亟也震孟雖鞅鞅去而心敬之

文翰林震孟一日入講上加足於膝遇講中有云爲人上者可不敬哉震孟重言之上爲竦然及入閣頗疎脫曾擬票某本不決密遣僕持疏送姚給諫思孝代擬時思孝與溫輔體仁左大驚曰若洩禍立至矣謝遣之此思孝親爲予言者

蔣少宗伯德璟留心國計將各邊餉冊細加剔釐計祖制九邊及先後增設東西二協昌通津登保五處共十六鎮一切新舊練三餉兵馬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各項原額現額苦心編纂而諸形勢要害及近邊部落今

昔疏義有可采者亦附見焉合爲總冊分爲各鎮名曰
備邊御覽冊先進總冊次進備邊撫賞一本三進薊密
山永一本薊永三衛考一本昌平鎮一本守邊乞賞各
部落一本又將各邊十六鎮新舊兵馬屯鹽民運京運
漕糧三餉本折及兵馬價各項括其大綱以便稽核名
曰御覽簡明冊一本又進九邊十六鎮兵餉總冊二本
御覽簡明冊二本薊州鎮兵餉原額二本新設中協薊
州鎮一本東協山永鎮一本西協密雲鎮一本大寧三
衛考一本附戚繼光登州衛人口外山川圖大寧哨撥
歷朝經歷及朶顏福餘泰寧支派恢復大寧諸疏議新
設昌平鎮二本附諸陵形勢歷朝謁陵事宜新設通州

鎮一本新設天津鎮一本附二鎮漕河水利眞保鎮二
本新設登萊鎮二本附膠萊河養魚池考海運考毛文
龍至黃蜚始末考新設關外寧遠鎮二本附建州始末
考二本山西鎮一本宣府鎮一本大同鎮一本守邊賞
彝考二本附隆慶以來順義款貢始末陝西固原鎮一
本延綏鎮一本寧夏鎮一本甘肅鎮一本附河套考大
同叛兵考寘鑄考元昊考哈密諸番考其進冊時在入
閣後

文輔震孟入閣時溫輔體仁久居首席每票擬必商之
震孟有改必從震孟密語諸同志曰溫公虛懷乃爾何
云奸何輔吾驕

萬曆乙未
香山人

曰是人伏機甚深何可信震

孟不爲意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疎脫凡震孟票擬竟發
改震孟堅不從徑抹去之震孟怒拍案大呼以諸疏擲
體仁前體仁亦不顧未幾許給諫譽卿爲謝冢宰陞所
糾體仁擬旨爲民震孟力爭之不得曰科道爲民非天
下美事體仁奏其語遂罷震孟每語諸同志曰諸君子
見子當國放膽作事無復前者兢業遂爲奸輔所窺乘
機相中先是周輔延儒被糾將去國體仁與閔冢宰洪
學萬厯戊戌烏程人深談厯指某疏比某疏尤甚笑聲徹外後
浪催前浪其相嫉固然也

許侍御自表糾溫輔體仁疏項翰林煜所授也煜以自
表由明經拔上所注意雖糾必不處竟鐫級調用

體仁長於心計凡閣中票擬每遇刑名錢糧名姓之繁多頭緒之棼錯皆相顧攢眉獨體仁一覽便了從不以舛誤駁改故諸輔亦服其敏練但存心過刻伏機甚深又不敢批逆鱗其大病也

張給諫焜芳

崇禎戊辰
山陰人

糾史罔少莖

天啟壬戌
清苑人

單款揚

州同袍鄭元勳所授也莖巡鹽狼籍多在揚郡故元勳知之甚詳然莖繫獄後母死不得歸號泣不輟頗有憐之者

吳輔姓在晉嘗語諸將曰子在行閒久知兵事好還賊焚掠害民卽殺之千萬有功無罪若無辜脅從卽殺一二亦有罪無功且我縱軍士濫殺上天或假手賊以致

喪敗諸將惻然姓乃製白旗二面每出陣令脅從老幼婦女降者跪伏旗下一散其黨俾得直前殺賊一全活無辜使有更生之望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吳輔姓請旨移駐河上督兵防禦往時撫院移鎮皆遠坐郡縣將吏得逍遙河上姓駐禹廟坐臥處韓城諸山村粲然在目分列軍士倚山爲壘多置火礮無事則鑿冰有警則伏銳以待臘月望後賊掠韓城諸山村火照壁壘閒未幾逼河爭道相持旬日矢石交發賊不敢近除夜姓語中軍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伍爲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惕賊果是夜呼噪至官軍寂然旣近發礮擊之傷者甚眾至明乃止

次日賊遍滿山谷終不得渡以丙子正月三日漸徙而南入豫姓不解衣帶者半月

吳撫姓親詣雁門一帶邊堡閱從前敵兵出入處各堡廢弛無一勁卒壯馬可禦敵者邊牆尙不及環堵土垣器仗朽敝僅火器存焉將吏云自俺答受款後人不復整理六七年矣設邊原防西虜豈料東人千里外入犯乎姓乃繪圖列所應修治增設堡墩臺牆上聞委廉能官督各郡縣丁壯葺治之又察往日管修各弁侵冒狀嚴懲之立限完工半年而邊隘可守

山西饑吳撫姓疏聞中使賫金至語姓曰上覽公疏諭各宮曰山西饑荒人相食撫臣疏到矣各捐所有往賑

之一日得三萬卽刻差遣上留心民瘼如此牲不覺泣
下卽約巡按同中使馳赴平陽察賑賑畢大雨是秋熟
乙亥戶部議稅閒架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賈怨則均
吳撫姓具疏援陸贄諫唐德宗事內云陛下投珠抵璧
上希堯舜當事者固不當以德宗敝政進而諸臣中無
一陸贄臣深以爲恥願概賜停止非獨爲三晉災民請
命已也不報

乙亥山西提學袁繼咸以名教爲己任操履皜然課士
公明吳撫姓因明旨有提學官三年清公有望者閒擢
五品京堂以示優異乃具疏薦之而張巡按孫振批遺
才諸生狀令送入場繼咸曰本道事何以按院批狀行

平嚴斥諸生孫振怒具疏參論捏諸賊款汗蠟之奉旨
革職解京究問且謂撫臣何得濫薦着自行回奏孫振
密令一司李謁姓云回奏疏畧自引咎渠與烏程相公
相知不過降級耳姓曰皇天白日可令姓賣繼咸以欺
君父乎遂直陳按臣徇私屬託繼咸抗直不阿狀孫振
恨益深

甲戌之春上御殿謂羣臣曰今天下有事用人方急在
廷諸臣其各舉所知溫輔體仁先對曰臣等名忝政府
不宜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詢省掖近臣何患無賢上
顧六垣無應者獨吳給諫麟徵出對曰臣所見與輔臣
異竊謂薦賢正輔臣事宜開問延士持吐握之誠薦達

疏遠備皇上任使若有不當則諫官循名責實糾彈隨其後雖閣臣無能顛倒邪正若令糾彈之臣雜主任使則國家論列長短屬之何人上曰善

喬侍御可聘巡按兩浙時吳下諸公皆欲重蔡少司寇奕琛受賄罪託嘉興史司李德翼言於可聘而錢少宗伯謙益爲最可聘心無適莫正色拒之謙益等遂以爲黨邪叛正且尤及吳侍御姓謂姓乃可聘兒女戚何不致一言及南渡後薦奕琛者又謙益也

上因遼事恹憊思故寧遠伯李成梁舊功特宣詔赦其子如楨於獄時如楨坐楊經畧鎬失事繫獄久矣清晨抵家叩門而入家人以爲鬼皆驚呼已知其故乃相持

感泣

甲戌河南孟縣民孫光顯舊阡在河陽驛之東偏塋中有蔓草俗名野葡萄滋蔓長丈許入夏枝節間忽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爲龍爲鳳爲麟爲龜爲雀爲魚爲蟬爲蛇爲孔雀爲鼠又有鸚鵡棲於架架上
有蓋蓋中有粒鳳則苞羽具五彩美人上衣下裳裳白衣黃面上依稀似粉黛蓋翳霧所就也凡人閒物象種種咸備獨無器用之具耳至布置點染宛肖生動雖善繪者猶失其巧連陌王秀才及黨氏塋所產俱同三氏外則無有卽一枝出三氏塋外者其上卽無有曹副使應秋聞之急使人往取已爲好事者採盡有人親往得

三美人一鸚鵡一鳳者故述此三物尤悉此異宜聞於朝縣令以萋草不久遂寢

壬午秋甘肅巡按奏田閒蝦蟇皆生鼠食稼殆盡

予爲寧波司李謁嘉興守道晏大參日啟

萬厯癸丑
新喻人偶

語及洪總督承疇日啟曰做門人往司李興化所取初
謁時視其少雋甚喜然某蹭蹬宦途幾十餘載不識何
故鴻音永絕予曰有嫌否曰無今追憶其言良可味也
浙江郭直指鋁復命病甚所上疏俱不能自簡內皇上
敕下誤書皇下敕上上怒加二大義後降調或曰此亦
不祥語也

高侍御欽舜

天啟壬戌
嘉興人

張侍御養

萬厯丙辰
榆次人

巡鹽兩淮

養甚憤憤欽舜則舳艫相銜載歸貲不絕爲內臣楊顯名所糾皆被逮一日刑部某主政過予言二人罪皆辟予慘然某主政問故予曰張過及秋刑欽舜欲求先死賂獄官前其名決訖忽訛唱停刑養以下諸犯皆免時上雖謫監刑御史而究不殺養也

己巳永平樂亭縣被寇其鄉民家蓄一犬主被殺犬護之不去後鄉人逃難者歸見眾犬伺戶欲食一犬橫阻其中則其主尸也歸者咸義之糾鄉人埋其主犬自穴於塚旁入其中不移趾死土人爲立義犬亭云此同年成樞曹德爲予言者德後殉闖賊難

北兵破汶上縣驅一婦上馬誓死不從強迫之上復大

罵投地遂被殺以血書片瓦置其懷中云此婦可風惜
忘其姓此子過汶上土人所言

唐少司馬世濟素服霍司馬維華才家居時言及維華
錮逆案輒悞悵不已及起任總憲遂以邊才薦開送吏
部時維華戍徐州每對人言己旦晚必用及聞世濟被
糾下獄怏怏卒

崇禎中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崇字宜用古字作
密蓋以山壓宗不安若宗廟安於泰山則吉徵也通政
司怪其誕屏弗奏

辛巳八月上視學行釋菜禮幸彝倫堂祭酒司業以次
坐講畢駕闕城東北角樓樓新報落成也兵部堂上官

得騎馬護駕上御角樓賜護駕各官瓜果輔臣等同入
謝上諭輔臣曰大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道與
從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於禮部吳少司馬姓
退而具表章真儒疏請命詞臣輯正六子全書頒之學
宮報可

吳少司馬姓在部以衛所各官承襲冒濫簡故牒大率
皆靖難功而開國者百不一二靖難視開國何如而濫
敘若是豈開國諸衛所軍皆從北征事後經誅奪歟漢
諸侯王以酎金色輕惡除者百餘卽開國侯伯覓在存
襲者幾人而衛所各官傳襲二百五十年不絕祖父有
罪子弟仍襲爵幼者優給卽嗣絕者亦得旁引不可知

之族姓夤緣冒官徒糜俸銀濫名器可歎也

辛巳冬山東盜復劇請兵上命發京營五千往因召對上曰近日練兵何如吳少司馬姓對曰練兵必先選將將得其人兵自可練今京營諸將皆循資敘遷非有拔自行伍擢自功級者今發不練之兵靖方張之寇萬一不備有傷重威時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勦語未畢上目攝之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懼而退是晚上手諭下閣罷提督止發兵三千命內員督勦竟無功

壬午四月召對上欲於京營選五萬戰兵而汰老弱何以使選者精汰者不譁吳少司馬姓曰汰老弱卽在練

精壯中京營原募邊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月支米一石鹽菜銀一兩又有壯丁營專練火器者三萬月支米一石銀六錢餘皆月支一石無鹽菜也近日驗之皆與散兵無異臣責各將領曰糧分厚薄而兵無強壯何以服眾軍士今後行分練法各將領日揀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斤以外者另列名籍旬日呈總協合操之如式者散兵拔爲邊勇下則邊勇降爲散兵壯丁亦然老弱不堪者革退另選精勇者補伍行之數月選練者十之一二汰去者亦十之二三此法常行軍士皆鼓勵練習以圖厚糈而薇汰者亦無怨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之意上曰然又問當另立戰營得堪戰者

五萬否姓對曰京營設兵原期人人堪戰因承平日久不見戰陣前者發兵勦賊皆沿途無籍游棍代頂將領利於扣糧游棍利於擾搶飾敗爲功冒功濫賞歸營則大軍依舊充伍積弊已久今依臣練法要在選將有戰將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爲難但法須易簡事忌紛更不必另立戰營也上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選將不可悠忽又諭姓曰還具疏條陳來看賜果餅拜謝而出鞏駙馬永固光宗婿順天人上疏請補建文諡上與諸輔臣議皆愆憑吳姓更奏曰建文無過上曰不然渠變祖制戕親藩皆過也又曰此事列聖皆未行朕可行否旣而曰畢竟是一家會兵事迫遂已

黃翰林道周每具疏皆手書上聞從不倩筆及廷杖下獄猶手書孝經解百本序贊無一重者每本售銀一兩人爭市之以爲家珍其繼夫人蔡氏名玉卿字潤石並工詩文亦善書與黃公無別

楊翰林廷麟以劾楊內閣嗣昌改兵部主政爲盧督師象昇贊畫同籍屠翰林象美自負知兵爲募烏合百餘人指麾操演旬餘方行至蘆溝橋望前途塵起訛傳敵兵至皆奔散惟存廷麟子身而已

丙子五月詹侍御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言甚切直上怒召對辭色俱厲爾選應對無所屈上問如何是苟且爾選曰卽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云臣

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卽不聽臣言亦可留爲後日之思上益怒輔臣申救良久命錦衣繫之朝房翌日旨下都察院議處僅降調

崇禎時誤國輔臣皆指周延儒溫體仁誤國樞臣皆指楊嗣昌陳新甲然歷數前後輔樞其智畧優長又推四人最蓋將相乏才故眾口所詆猶居然冠軍此國事所以不支也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爲盛石板平起空中人家醬甌或移寘屋脊而醬不傾騎驢過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

所宜得但因貴幸而賞之耳累朝相沿已爲定制上於
辛巳創爲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之又爲
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以各色異獸分品

鳳陽總督楊一鵬

萬厯庚戌
岳州衛人

初司李蜀中上峨眉見一

僧結跏趺殿上與佛並坐一鵬異之往問訊僧曰子非
孩時不呱不泣者耶一鵬生時實有此事大驚執弟子
禮兼詢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六十時當與汝相見
遂別及爲總督已二十餘年於甲戌九月閒有人夜擊
鼓如警報狀亟取入則內有詩七章僅傳其五云謫向
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
當年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着脚難六百

年亦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閑看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
眞傳別有師富貴神仙今兩得尙牽縲鎖是狂癡難將
蟒玉拒無常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
齊擁紫金光頰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
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雲飛細閱之乃向所遇峨眉
僧遣徒遠貽諷其歸隱也一鵬不能決但命贈其徒路
資笑曰何以金爲揮手去未幾以流賊掘皇陵逮誅赴
市日惟仰天歎曰好師父好師父至定辟乃紀刑曹克
家主筆克家引盜陵樹律有雖無其盜之情云云似屬
牽合而一鵬求稍緩以待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不
三日上遂立決後克家疽發於背一鵬晝現以手撲之

遂潰爛死

張司馬鳳翼

萬厯癸丑振武衛人天啟乙丑科有張遭鳳翼山東堂邑人官工部尚書當非此

丙子之變自請以身當之先是以舊司馬梁廷棟

萬厯己未

人

馮陵爲總督廷棟由南至鳳翼自京出北兵至雄縣乃

返徧蹂畿輔破數十城二人俱尾其後北兵將出乃斫大樹白而書曰各官免送所在有之二人度北兵出且權重罪日服大黃取瀉北兵以八月二十九日出口鳳翼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廷棟亦卒

楊司馬嗣昌奏以秦督洪司馬承疇兼勦務而用粵撫熊中丞文燦爲總理以十撫分爲四正六隅刻期合勦計兵十二萬馬三之步七之勦餉加派民閒者至二百

八十萬兵合後期以百日勦賊無遺否則按汛守行軍法且令各撫不必更調兵卽用郡邑民兵往秦督孫中丞傳庭移書爭之謂用多不用精無益且蹶況民力已竭不堪重困今但選關寧精銳馬兵八千屬僕及督理分將之同心殫力惟賊是求不數月可盡何用爾爾夫爾爾必不盡也嗣昌不從卒無功

總理熊中丞文燦所勦豫寇老獍混十萬等凡十三股聚屯穀函閒聯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使降賊佯與應多所要挾秦督孫中丞傳庭曰天下之寇盡此我擊其西總理擊其東不降則滅此賊滅張獻忠雖據穀城不敢獨反因提兵出潼關擊賊屢敗之賊以文燦手

諭上傅庭曰旦暮卽降傅庭曰爾曹就總理講而日肆屠掠僞也明日復進兵擊之行不數里得文燦檄若爲飭諭有司者謂吾功已成無妬功而害其成傅庭不得已旋師賊迄不就撫遂窺商維南入於楚

仇少司馬維楨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瑞守禦之能金侍御光辰論之謂其不思自樹巧借內援責備極當召對平臺上怒甚曰維禎方至通州亦須讓他展布爾便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霽威

總理淮鹽楊內監顯名治衙宇於揚郡內起高樓落成日梁直指雲構自泗州置扁如樓之廣大書迎恩樓字加以采繪鼓吹導至懸馬雲構弘光時爲少司馬後降

北與其子銓曹羽明俱爲顯官媚璫與媚敵一道也

王給諫都

天啟壬戌金壇人直滄州人未考何官

天啟乙丑科有王都北

王都官太常寺卿被闖刑夾

考選時吏部擬授南道御

昇至家卽死未知卽是人歟

筆改北及沈兵曹迅以條陳邊務特改兵科都語之曰舉朝受皇上特恩者不止我二臣當思負皇上特恩者恐又添此二臣迅爲悚然

江西解巡撫學龍以翰林黃道周夙望爲所屬幕官隨例薦舉若閣中如舊例止批該部知道上置弗覽矣魏輔照乘

萬厯丙辰滑縣人

不悅道周批解學龍不得濫薦且有

挑激語上覽之遂并逮

庚辰三月之望上御皇極殿策會試中式舉人乘步輦

降殿階周視距諸士几案咫尺天顏霽悅已親閱試策
諭禮部傳臚展期二日十九日黎明傳旨召貢士中使

出執一名冊傳呼黃雲師等四十人進至文華門外午

餘上御殿召問滅敵雪恥一事中使傳御題十幅每幅

四人共閱閱畢以次跪對上注聽甚殷執筆親錄數語

或有名上註圈點者天顏睟穆任人數陳二十日卯刻

臚傳訖亭午吏部接出上諭以趙玉森無錫人姚宗衡歙縣人

劉瑄澧州人孫一脈沂州人嚴似祖昆明人五名授翰林黃

雲師德化人周正儒宜興人宣國柱懷寧人胡周鼎長洲人李如

璧華陽人五名授科馮垣登新建人陳純德零陵人陳羽白南靖人

魏景琦永城人吳邦臣紹興人五名授御史餘董國祥安平人

人顏渾

懷寧人

等授吏兵二部有差後殉闕難者止純德

一人正儒邦臣皆於順治朝以薦起送

薛輔國觀既逮到不下獄自分必不死宴處城外爲理
裝計及夤夜詔到猶鼾睡家人喚醒云外有衣紅銜詔
者國觀始蹙然興曰吾死矣倉卒覓小帽不得裂蒼頭
帽代之宣讀畢以首頓地泣曰皇上何處臣若此徒欲
籍沒臣家不知臣貧耳又呼吳銓曹昌時名詈曰吾死
必不置爾遂就縊

自溫輔體仁歸輔臣始用外官如張輔志發

萬曆辛丑
淄川人

程輔國祥

萬曆甲辰
上元人

楊輔嗣昌蔡輔國用范輔汝粹

萬曆

己未黃

謝輔陞等然自嗣昌外罕當上意者辛巳薛罷

楊死起周輔延儒賀輔逢聖用之逢聖清謹延儒警敏
延儒北行家眾相隨舳艫銜尾拜塵者櫛比逢聖以次
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數程踵後人無知者識者謂延儒
酬接太濫異日臨事徇法則賈怨徇人則失己二者之
咎必居其一矣

周輔延儒至京陛見上甚禮之賜宴上親作主退入宮
欣欣色喜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如蠲逋緩刑起廢罷
廠衛罷京營提督內臣無不允且清獄亦命延儒而一
時逮繫如侯司農恂孫總督傳庭胥得出獄且以贖罪
各握兵權

長至上親郊傳聞天壇旗竿一絨繩價入百金上雖躬

行節儉而鼠雀於內豎者亦不能盡革
流賊張獻忠嗜殺每破一城則遣一隊往屠如有子遺
則一隊盡戮間有赦而不殺者必斷其右手或以左手
進則兩手並斷又不許賊營蓄女子其破楚省時驅婦
女數千悉擁納江流兩岸泊尸如疊又喜嗜人肉每立
其人於前面割而炙之一舉數衛又破黃州時折其城
役及女子指甲盡落血橫流折罷仍壓之

山東賊李青山據梁山泊諸生王某爲謀主分遣其眾
據八閘梗運道周輔延儒北上二賊以門生名刺來謁
眾驚佈延儒命入見兩賊自云非敢爲亂以護漕耳延
儒曰如漕粟無梗無失當言之朝授汝官以衛漕船及

歲終青山塞安山圍鑿河十里通梁山驅漕舟并繫漕
卒去焚掠近臨清意在脅招張漕督國維懼適內臣劉
元斌率勦寇京軍還合鎮兵擊之誘青山降執送京師
獻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凡三十餘人貨一
人磔青山及王餘斬首方縛付西市眾賊云許我做官
乃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王詬罵當事
負約死乃絕聲

大凌失後關外所恃八城已已北兵屯義州勢將持久
蠶食關外時祖總兵大壽駐錦州失大凌時嘗降北其
心不可知洪蓊督承疇乃自將兵駐寧遠名援之實制
之脫錦州失尤得以已當一面耳時北敵四王子困松

杏糧將竭聞承疇將至初亦失色候騎報云督師兵距城五十里而屯四王子指天而喜曰吾事濟矣彼提重兵來援不望城疾趨有懼我心懼則怯怯可破也遂分兵繞出督師後鈔其糧運阻其聲援祖洪遂成孤懸朝議救之陳司馬新甲調五鎮兵十五萬出關張樞曹若騏以祿少爲監督至關餉部計兵予餉大率千兵可得六百尙雜老稚餉部以人數不足減其餉將領復於六分中汰其小半實出關八萬餘至乳尖山北兵以三千踞其上若騏乘五鎮兵多進擊遂拔其寨無何北兵大至若騏議依寧遠城拒之至城承疇曰寧遠城小而固猶可堅守若頓兵城下責餉城中不旬月糧盡有俱斃

耳眾速還於是大同王總兵樸卽以兵宵遁北兵已於所還道掘成三大塹軍士有脫衣甲委器械度者昏夜傾跌蹂踐死者已眾旣歷三塹北兵以鐵騎四馳我兵力疲隊亂遂大潰惟所斬殺若騏上海舟得免樸等五將各還鎮上疏待罪所攜盛甲兵仗火器銀米車馬不可勝計悉以資敵北兵因我糧械坐困寧錦於是款議陰起

周輔延儒初入同直賀輔逢聖廉慎而短才謝輔陞清執有擔荷而深刻不爲眾所附形以延儒圖敏其短才深刻益著然以兩人在旁延儒終有所顧忌門人在都者諫垣有章都諫正宸沈給諫盾培沈給諫迅迅爲楊

輔嗣昌所汲引故延儒不甚洽正宸矯矯不肯依人肩
培善避形迹未有以賄賂干者故一時有譽無毀

江宣撫禹緒

崇禎辛未
杞縣人

爲周輔延儒門生居官有煩言

陪推宣大總督章都諫正宸以爲不可李家宰日宣

萬曆

癸丑吉
水人

承延儒意改正點用正宸疏劾日宣私易是未

嘗爲閣臣地也事幸寢後六月正宸坐繫人疑延儒修

邈云

起廢中除逆案封疆賊罪計典不與餘得察用金沙周
儀曹鑣以言事罷嘗有揭尼周輔延儒之出王銓部重
不知也延儒問重吾鄉舉廢當用誰重云無如周鑣延
儒默然鑣因所親謝過且認爲同宗故得起召延儒初

入用舍未違眾也如江陵令史元調崇禎辛未金壇人亦門生欲起之因章都諫正宸於名下註鑽字亦止

黃侍御澍奉命賑河南遷延不行一日上召對澍媿媿有言上連聲曰住了又問命汝往河南何不速去澍曰無兵上曰賑濟焉用兵澍奏有賑金十萬無兵誰爲護致上命給以京營兵三千仍厲聲限汝三日去

周同袍正儀延儒弟其父彌留時曰當視如子故延儒甚愛之及在京日出拜客路禮曹邁崇禎甲戌宜興人與正儀

爲兒女姻復爲招搖候選候考者多趨焉於是有以七千求詞林五千求科三千求道者邁尋改吏部

壬午考選各官辰入賜茶飯逼暮上出御中左門閣臣

亦几机坐旁人有名冊先令內臣傳策題御書也已以
次跪對名字有圈點者有書所對數語於名旁者有駁
者內馬令嘉植金令汝礪崇禎甲戌
仁和人數對工雅張大行
法崇禎甲戌
羅山人高喊而不辨所言云何罷對漏已二下出
至午門令以所對補本進不得增減次日各封入更數
日得省十二人餘俱臺異數也

考選科道吏部都察院職掌也上疑徇私故戊寅考選
召對候考各官壬午復行之對畢鄭豕宰三俊劉總憲
宗周面奏凡人才品外覈官評內採輿論尙恐不確今
片晷天威之下有才品清卓而口訥亦有才品卑劣而
便佞者何以裁定流品且考選科道從來是部院職掌

如果徇私不當合加罪斥乃至勞陛下宵旰臣等爲溺職矣上不懌

臺省謝恩後類候閣周輔延儒諷以無及厥衛無及謝輔陸蓋延儒之入王內臣裕民有力其罷厥衛亦有力已以祖制并罷裕民所管京營裕民恚爲延儒所賣延儒亦懼爲中傷乃託所善董心葵調停陰還厥權相約不羅織士大夫猶懼諸新進言及復激其怒故云

上每次考選旨屢云何以無科貢蓋科貢所處之地疲瘠與考極難到者常少甲榜待之往往裘敝長安皆以爲謝輔陸所票恨之及謁陸語次云人主以不用聰明爲聰明皇上太用聰明又云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曾

於奉先殿祈籤聖意已決諸人方憤陞聞數語以爲誹
謗漏洩禁中語於是朱給諫徽啟端廖給諫國遴顯攻
之省中羣和禍幾不測周輔延儒周旋得罷職去

寧錦之潰北邊精銳幾盡而中州寇禍正張上意亦欲
以金幣姑緩北兵崑力平寇謝輔陞與陳司馬新甲主
之周輔延儒亦欲安享其成成則分功敗不及禍其不
欲去陞以此

周輔延儒靈穎善對嘗召對上云近日科道橫如楊枝
起一疏薦四十二人是用人不在銓部只在科道若楊
嗣昌溫體仁已物故薛國觀已賜死謝陞已處分何王
士鏞疏又云四凶延儒云堯有四凶上色稍怡又云還

有馬嘉植都票來重處延儒云此皆新進外臣感特拔之恩有聞入告不覺過激若一經申飭自不敢妄言上曰卽擬一諭旨來延儒退擬一敕極口詆斥言官未云除已往不究三人遂免

凡考選矯矯者多入省茲選朱給諫徽博雅楊給諫枝起廖給諫國遴姜給諫埭倪給諫仁禎

崇禎丁丑
滿江人

方給

諫士亮光給諫時亨皆能建言然楊險廖橫倪陰狼皆濟以多欲方孤行一意姜質直而戇若論品方姜朱似勝姜於禮垣能論禁中頻事齋醮亦云敢言矣

方給諫士亮任兵垣極敢言薊督之裁咸慮北兵以偏師綴我而悉銳搗薊五鎮出關亦慮精銳盡簡而宣大

空虛士亮疏欲撤張督福臻

萬縣癸丑
高密人

倘如其言後來

遵化之失必且追咎得罪豈俟監軍時耶至欲用閩將
陳鵬爲操江一時勳臣以爲蔑祖制不願也

五鎮潰後朝中無言及寧錦者已聞寧錦失洪督承疇
執祖總兵大壽降曹總兵變蛟死塔山一城以不肯降
盡城自焚上臨軒垂泣云我不曾救得承疇敕建祠京
師贈卹從厚且令設壇擬往親祭今猶儼然也

陳司馬新甲才品心事與楊閣部嗣昌酷似嗣昌在樞
府牆子嶺失日上機宜以朝廷遙制軍中將從中旨事
機已變徒增擾亂耳嘗恨其作聰明誤國顏東撫繼祖
三旬六調疏其徵也及閱新甲所刊疏鋪張布置依然

一轍其陰主款同然亦有才能留心邊事者沈給諫迅請召對面詆之上曰令爾作新甲恐猶不如耳

大同王總兵樸賈莊之役託邊警還鎮致盧督師象昇兵單戰死及出援寧錦亦潰歸而洪督承疇遂敗初時各還鎮請罪知其爲負隅也不問後以樸倡逃罪重罷還京師及寧錦失逮問周輔延儒所暱董心葵者爲行金察臺省有欲言忱之曰首揆已許不死矣故罕言者上卒震怒令法司三日讞其獄卒棄市延儒不能救也中州頻失事臺省彈陳司馬新甲者蝟集上於措置兵機疏多云部科議了來說覆疏於本兵名後卽列兵垣兩少司馬不及不惟責科臣重亦所以息其後言也

嘗見聖諭下部科者黃楮長僅尺闊二尺餘界以墨印龍邊中押御寶色鮮潤其所諭用朱書疊疊數百言字皆行書甚雋逸凡下科疏類殊批日時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時者蓋批閱至丙夜不休也勤哉

中州警報頻至令兵部兵垣詣閣中會議諸臣相顧寂然良久周輔延儒云上令諸君議今無一言何以復命然竟無言者次日陳司馬新甲上疏科臣署名於後其言某府原有某兵某要害當參以某兵某兵單弱宜益以某兵紙上厯厯不殊聚米人皆服其才使其未死尙有可策

楊給諫枝起行文縱橫疏利以薦疏過濫責令回奏奏

上上披閱深賞其才惜有才而貪狡不善用才耳
周輔延儒熟於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來不逆賄歉
不責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爲人行賄不拒也或匿其二
三或侵其四五不問也每自閣中退休朝房或私宅見
客徹丙夜撫道府部多以賄遷利溥於人詬貽於己矧
病且中於國乎

貨賄之風壬午春暮已甚一監司以五千金營邊撫疑
其俸淺又益二千金卒得之一部郎謀浙海道議者云
須五千作事者靳之僅許三千金雖先獻半竟得一守
而去令之俸足者得禮曹亦必二千兵曹亦必千金有
營之銓曹爲出一缺而大力復攫去絕無無翼而飛者

修練儲備上催行下報復祇煩筆墨無實事也卽如鄉兵嘗過齊魯過客多索以衛行然華顛黃口鈍戟短棒無足恃也北趨未息肩南往復相迫不惟人無停趾且家得二三人方足備追呼時有請以江北班軍討賊張薊督福臻請以北直裏八府鄉兵備邊識者曰班軍赴工如入湯火今驅之干櫓何殊驅市人戰鄉兵雖日事奔走猶以暇服其田疇今遠去鄉土失其農業家口豈免飢寒且衣械道里之費責之本人或不給貼之鄰里則騷擾且赴邊不無水土之不習將領之朘剝恐內地有害於邊無益王給諫士鏞將言之爲吳廷尉履中所阻僅言鄉兵一節時部覆不可行上已批暫調竟於疏

中批免調

予同籍關少參永傑

崇禎辛未
鞏昌人

長身赤面極類民間所

畫關壯繆像自言實壯繆後已備兵中州竟殉流賊難
豈與壯繆相同皆宜以兵解耶

章都諫正宸掌吏垣時浙中新臺省有馬給諫嘉植倪
給諫仁禎曹侍御溶人稱鼎足然三人者或借之爲重
正宸未恃爲翼也

考選故有部屬有同知茲選俱省臺時謂一榜盡及第
而庸陋厠朝班矣上見其條奏多不堪且乙榜中有起
語用哉字者令王總憲道直考汰而一時以上言被誚
責及言不合時者俱關節求留道直分一等爲予實授

二等爲試御史再考定奪三等爲部屬

宋少司農之普比於薛輔國觀國觀死懼爲東林所斥
薦錢宗伯謙益劉中丞宗周等以求容時章都諫正宸
惡其反覆鈔參之上笑曰渠旣非彼家人徒取辱耳何
以薦爲及南都覆之普請爲常州知府復入東林書院
講學書院乃故高中丞攀龍萬麻已丑無錫人所建噫中丞恥
之哉

金沙盛太學順嘗之浙王侍御章時令鄞縣干求不已
乘章入棘假關節行騙及黃翰林道周被逮順出千金
佐行一時推其義俠遂得置身縉紳閒及周輔延儒內
召丐札謁浙江熊撫軍奮渭萬麻丙辰商城人許以內轉命仁

和吳令培昌爲出營資奮渭因親禮之順遂藉其勢關
請兩浙監司所至倒屣皆愚以美轉亦各令其屬爲出
營資蓋挾上力以漁下借下力以媚上賢否差署皆一
手握定獲不勝計及奮渭得南少司馬人益信初夏攜
人營陞金及通候金數駝入京且公言此行當爲宋太
常取相取相取父嘉湖道繼登萬麻甲辰萊陽人取京卿培昌取
科日奔走公卿間每入見延儒談幾竟夜識者曰此人
必爲首揆累而一時縉紳方藉以親延儒無拒之者

松山杏山繼寧錦失陷朝中有文武官各積米煤之議
未有知馬紹愉之往款者忽鈔傳紹愉塘報云見敵講
和好敵索金三十萬銀三百萬已許金一萬銀一百萬

兩敵尙不肯決要金十萬銀二百萬兩如不從卽發兵
爾家所失豈止此數外遍鈔傳而兵科未之見方兵垣
士亮疏劾本兵言各地塘報皆上聞後發科鈔傳今忽
有此報僞耶兵部不宜爲此眩惑人心眞耶則陳新甲
主和辱國時新甲與王司禮裕民昵士亮懼爲所中候
命數日鬚爲之白得旨下詰責本兵尋於馬給諫嘉植
糾疏中命議新甲罪下法司擬秋決上命改擬竟立法
以洩款故也

上與陳司馬新甲密議款邊手詔往返數十紙戒弗洩
忽一日報至新甲偶置案上其僕不知持授塘報官遂
鈔傳於外方給諫士亮得報遂疏劾上怒故新甲終以

此誅周輔延儒時爲首揆猶力救曰國法敵兵不薄城
不殺大司馬上曰連陷七親藩比薄城孰重竟誅

陳司馬新甲未下獄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枝起光給諫
時亨倪給諫仁禎倡議必殺之及下獄奔走於徐司寇
石騏言必不可殺者亦此四公益前之必殺以索賄後
之弗殺以賂入也省中之橫至此爲劇

劉內臣元斌嘗監京軍討賊過雄縣紀律頗嚴及還至
山東勦李青山王侍御孫蕃劾其淫掠旨下差官校拿
問此疏密封下科不鈔傳元斌疏辨孫蕃因攻王司禮
裕民云元斌爲裕民名下官裕民暗洩臣疏故元斌得按
款強辨不然本係密封下科未嘗鈔傳元斌何以知之

上以孫蕃能發奸進二級裕民亦下獄與元斌共棄市

或云裕民之死以比陳司馬新甲匿塘報上借事殺之

山永馬巡撫成名

崇禎辛未
漢陽人

起謫籍逢人談兵侃侃自

得然皆脣吻翰畧也成名復從與姻家潘僉憲永圖

天啟

乙丑金壇人

以七千金自謫籍躡陞開府僅兩月以失事相

牽入獄駢首西市

內閣嘗題陞姜少詹曰廣不下及召見時語次有言曰

廣相材者上曰嘗有稱曰廣爲清任和者朕謂此三字

亦難勝此後曰廣進講對朕輒悻悻豈休容大臣耶

每見考選諸君言及交際輒首同鄉大老他鄉不及焉

乃當日所號爲泰山北斗者月旦所在人爭趨之皆進

重贄亦無所辭則其平日之高聲價勤品題廣延攬亦
爲賄府也君子哉此陸友雲龍所目擊爲予言而歎者
駱金吾養性楚人嘗過王給諫士鏐士鏐言衛中冒濫
者多養性是之勸其上疏清汰或曰金吾芬如髮誠宜
加櫛顧此人非端人也若疏下俾掌印察核適爲開賄
門耳乃止

崇禎十年安慶生員蔣臣進皇明薦舉考張納言紹先
有薦舉考皆寶訓諸書採集成帙事係陳言等語蓋條
陳之陳也時閣臣不解其義乃票云寶訓稱係陳言殊
欠敬慎張紹先等着議處蓋認爲陳腐之陳矣傳者笑
之

三

此類

年元以... 漢... 王... 附... 漢...

... 漢... 附... 漢...

... 漢... 附... 漢...

... 漢... 附... 漢...

... 漢... 附... 漢...

... 漢... 附... 漢...

... 漢... 附... 漢...

... 漢... 附... 漢...

三垣筆記附識上

三垣筆記附識中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壬午元旦上御皇極殿朝賀畢至寶座前南面正立顧
內侍曰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詔遂趨至殿
墮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上曰閣臣西班牙來蓋以師席
待諸臣也閣臣起立尙不知上意擬分東西兩班又曰
閣臣西班牙來隨有一內侍下引前上命閣臣上來諸臣
趨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
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敬於正月端冕而求上轉而面
西向閣臣一揖因曰經云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

羣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爲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上說至此句詞甚溫厲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卿等諸臣跪伏謝罪才不敢當上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至再又再三言先生起諸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退後遂補賜諭語與面諭大同小異云時勳臣不知聖意亦相率疾趨於閣臣下上曰公侯伯過去勳臣尙不解曰東班去

周輔延儒再召吳銓曹昌時自以爲功然實馮舊輔銓之力也延儒欲復其冠帶不得延儒語人曰錢少宗伯之起易於外而難於內馮舊輔之起難於外而易於內少宗伯謂謙益也

吳輔牲入閣孫廷尉晉金僉憲光辰皆與有力故二人皆借以標榜牲不能禁也然晉巧而光辰勁猶有顧借至曹給諫良臣與龔給諫鼎孳繼起附會則一味毒橫矣

馮舊輔銓三次守涿州與楊罔少維垣守通州皆有微勞故撫臣爲題敘周輔延儒欲乘此復銓冠帶吳輔牲時爲少司馬與金僉憲光辰孫廷尉晉皆力爭卒格不行時維垣亦欲因此上疏求以布衣與九卿科道等同召對議退敵之策爲通政司所駁而止防其漸也張少宰捷素有清望又非逆案雖以晉撫陷牲而牲之聲望反藉以起延儒欲起捷爲南總憲牲堅執不從捷遂與

聲氣大左

上嘗召周輔延儒等言及挺擊紅丸移宮三案云此三

事皆非如紅丸一案方從哲

萬厯癸丑續谿人

曾奏不可輕進

皇考愀然曰朕勢將不起飲之或徼倖可生不飲惟坐而待斃耳此實皇考欲進進而稍效又命再進時朕與先帝俱在側豈從哲所爲挺擊一案實係風顛朕記爲信王在宮忽片板上墮其中戈戟森然時欲奏聞旣而曰此或以深宮須備不虞故儲自先朝耳命內官掩完迄今如故若遽上奏蔓同挺擊矣又如移宮一事尤爲不情當日皇考以朕與先帝俱失母命李選侍撫養渠愛如子朕與先帝故亦事之如母所謂氣毆垂簾皆

外臣不知內庭事有此紛紛且魏忠賢固係巨惡王安亦非善類若令得志一等人耳語畢延儒等唯唯此袁文宗繼咸親語喬侍御可聘者予後入長安詢之同官言皆同南渡後繼咸有疏駁袁侍御弘勳亦言諸臣風影傳說立論偏苛當以此爲戒予猶疑未確念張明經自烈與繼咸交最深持書詢其虛實自烈答云往過潯晤袁臨侯果如喬先生所言因自述其所記云甲申過袁臨侯署臨侯問三案要典具在操何說折衷之余曰處國事必平心觀理而後是非明公論定張差事宜如神廟初年王大臣入乾清宮及四十一年姦人孔學例捕執論如法不復窮詰上可全國體下可杜支蔓王之

案萬厯戊戌蒲州人

必欲重加鞠訊詞連鄭國泰

貴如弟

欲危皇

太子見不逮胡士相

萬厯丁未平湖人

遠甚假令朝廷惑於何

士晉

萬厯乙未宜興人

之說不興大獄不已如國體何崔文昇

內侍李可灼

鴻臚寺丞

進藥徼倖罪與春秋許止同非誠謀弒

逆也按其不可逭之罪如律治之國法旣伸浮議自熄

諸臣必許以行鳩必坐以弒君惠世揚

萬厯丁未清湖人

必糾

方從哲與趙盾並誅崔李與輔臣死不服也李選侍

秦昌

宮人閹陋怙寵一孱婦人耳何至與牝朝比方東宮正位

時選侍晏處乾清諸臣義不得不爭旣移宮則名分已

正諸臣宜密請上加禮選侍宣示中外便曉然知朝廷

仰體先帝至意李進忠

內監

盜庫果否訊實擬罪如律一

切畫書選侍徒跣欲自裁及皇八妹失所投井之說皆可不入告熹廟曾諭閣臣縷舉選侍毆抗聖母威挾朕躬之罪已又詔暴李選侍過惡何其失優容也論者必指選侍爲武后必責選侍以垂簾皆非三案功過不揜蓋如此

流寇攻陷雒陽福王遇害上召閣臣及禮兵二部科召對言及福王聲淚俱下諸臣皆請罪或以氣數爲言上曰此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已備訊福世子所在并旌死慰生等事范輔復粹言福王有內臣二人忠義可嘉上曰還有地方道府縣各官及鄉官士民皆當一體褒嘉復粹慚而退

上因雒陽陷召對諸臣兵垣李給諫焜

崇禎甲戌晉江人

奏曰

凡兵以取威爲勝今督師楊嗣昌出兵載餘惟初次報瑪瑙山一捷近遂寂寂似宜另遣一大將助之上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若汝等愛憎起見無乃太過其愛惜嗣昌如此

舊制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卽奉先殿亦依太廟定制凡繼后生母后俱不得入孝宗初別建奉慈殿以奉生母紀太后於是憲宗生母周太后與獻帝生母邵太后皆祀奉慈嘉靖十五年遷主祔陵罷奉慈祭穆宗初奉安繼母方太后於景雲殿更名弘孝又奉生母杜太后於神霄殿萬厯三年奉孝烈孝恪俱附享奉先而

弘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神宗繼母陳生母李二太后俱附奉先然其忌辰皆不得設祭服青上追念生母劉太后以不得色養爲恨故欲於宮中再建祧廟合七后共祀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蔣少宗伯德璟以爲必不得已寧復奉慈旣而上疑其非禮卒寢

崇禎十四年楊督師嗣昌以襄陽失事爲兵垣張都諫縉彥所糾上是其言有自督師以下調度失宜巧言善欺等語着按法議罪一時大小諸臣爭彈嗣昌語多過甚上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清宮怒甚諭曰楊嗣昌係朕特簡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尙有才可取各官見朕有議罪之旨大家排擊紛紜不已如出忠直何不

於兵科未具疏時先言之也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諭爾等知之

上將枚卜召周輔延儒賀輔逢聖陳輔演入德政殿賜坐逢聖以上允其休致惓懷聖恩忽大哭聞者大駭哭久不止已上移駕過中左門入中極殿三輔臣亦入殿留賜宴逢聖復大哭拜跪十數不止上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復絮哭不止見者怪之以爲不祥已枚卜後果有拏問下獄者

上枚卜閣臣面加召對蔣少宗伯德璟言邊臣須當久任如薊督何等關係半載已更五人恐難展布上曰不稱當更德璟曰與其以不稱更不如慎之於始上又問

天變如何消弭德璟對曰天意只在百姓身上救得百姓一分卽消得天變一分近爲加派所苦萬厯年間各邊舊餉只三百餘萬今加新餉幾百餘萬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民何以堪又言祖制三協只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總督三巡撫六總兵又有副總兵數十餘人總兵太多不相統攝督師亦提掇不靈故皆不用命宜裁之上領其言時宋少司空玫亦召對娓娓九邊地形畫成地圖上疑其干進反不悅惟徐少司空寇石麟稱疾不至

上以枚卜所推多濫召李太宰日宣吏科章都諫正宸掌河南道張侍御瑄

崇禎戊辰介休人

責之謂所推房少司空

可壯

萬厯甲辰益都人

宋玫張三謨俱屬徇私日宣與正宸瑄

等皆力辨日宣復奏臣與科道商權數四如可壯素有風采玫少年向學三謨亦曾掌印過上怒命錦衣衛去六人冠拏出候旨舊輔及新輔俱力救不從處分畢王總憲道直復奏此番會推俱冢臣與科道商權臣從不敢置一語上曰此後枚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三品以上閒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永著爲例時皇太子與定興二王皆侍立上黃袍太子與二王則紅也

原任金少司空世俊

萬厯丁未義烏人

謀復秩命其子挾重賞

至京其子日事聲色橐如掃乃僞作書與父言同鄉詞林臺諫皆飽重賄仍開一單置家書內行至良鄉被厥

役緝獲時同鄉陳僉院乾陽

天啟壬戌
武康人

虞翰林國鎮金

侍御蘭

天啟乙丑
會稽人

等皆與焉實未納一錢也諸人無以

自明各賄五六十金於厥官得免爲國鎮通線索者則
罷官居長安之房給諫之麒其同門也後國鎮長班出
首厥監拷得情實上聞所追金珠皆入內庫責國鎮回
話國鎮驚悸死之麒送刑部擬配世俊竟以賄免

大僚及臺諫以枚卜搆競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遂造
爲二十四氣之目搖惑中外以吳輔姓爲殺氣下註再
生吳起孫廷尉晉爲棍氣下註兩頭蛇金僉憲光辰爲
戾氣下註金甲神章都諫正宸爲陰氣下註灰地蛇吳
銓曹昌時爲妖氣下註摩登伽女倪宗伯元璐爲淫氣

下註假姜詩王少宗伯錫衮

天啟壬戌雲南人

爲瘴氣下註夜

郎王黃輔景昉爲時氣下註賽黃巢馬給諫嘉植爲羶

氣下註小華光楊給諫枝起爲賊氣下註桃樹精王給

諫士鑠爲悔氣下註金鎗手倪給諫仁禎爲霸氣下註

塑大蟲周儀曹仲璉爲疝氣下註靠壁鬼房給諫之麒

爲糞氣下註倭房公沈少宰維炳爲痰氣下註喉下癬

姚都諫思孝爲毒氣下註姚令言賀問丞王盛爲逆氣

下註黑面豹房少司空可壯爲臭氣下註海上暴客吳

諭德偉業爲望氣下註嚙人馬馮司馬元廳爲雜氣下

註順風火袁給諫愷爲濁氣下註潑天罡徐詞林汧爲

油氣下註九尾狐瞿給諫式耜爲穢氣下註兩眼鎗錢

寺丞元愨爲尸氣下註癡虎悵末又云若水棉花之李
日宣假飛虎之孫承澤卑卑不足道也時日宣太宰承
澤都諫

上寄耳目於東廠吏部每遇大選爲之惴惴後每選許
以二萬金聽其自覓謀缺者遂安堵無虞

謝輔陞罷賀輔逢聖乞歸時請枚卜盛太學順日奔走
爲宋少司空玫求與不得奉旨再推來看九列臺省紛
紛各思市德而熱衷大老有託人請求亦有躬謁人望
其擁戴者順或動以利或愚以周輔延儒意所鍾玫遂
得與及玫等送刑部後擬戍順驚竄已事定復入京有
言其招搖於延儒者延儒榜朝房弗與通然弗能禁也

上一日早朝畢登昭文閣已步下閣御德政殿召對閣臣等五人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今文昭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等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日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翼日命於其地建直房云

葉刑曹廷秀

天啟乙丑
濮州人

素不識黃翰林道周特爲義激

疏救遂獲譴時吳輔姓以少司馬抵京周輔延儒問曰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姓曰自薛韓城謝德州在閣皆嚴刻繩下致主上疑猜日甚如黃道周解學龍諸人逮繫兩年餘然果何罪哉公到上信任甚篤宜乘閒以至誠感動佐聖主行寬大延儒然之又曰刑部爰書亦宜

着意時姓往見劉司寇澤深爲言道周一案宜從寬擬
且激以古人大義澤深曰名義至重敢不竭力各擬邊
戍上初不允澤深再疏力持始允道周永遠學龍極邊
廷秀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月也

壬午七月上召對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周輔延儒對曰
讀書好秀才上曰亦不免偏延儒因奏曰張溥黃道周
皆微偏只因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蔣輔德璟曰黃
道周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
上微笑黃輔景昉復與吳輔姓同言之延儒曰皇上無
我之心有同天地旣黃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
上不答復微笑旣退延儒顧同輩曰上將用之矣姓請

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當聽聖裁耳翼日遂奉敕云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成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等密議來奏上親書也延儒等請復道周原官且言皇上此舉眾美咸備在廟堂既懸的以招則海內將聞風而起從此皆知學行可貴皆信廉吏足爲皆悉聖明善善從長宥過無大之本意皆感前日磨礮造就因才器使之深心蓋所關於黃道周一人者小而所裨於作人厲世君德治象者實大從之

壬午召對九卿科道於平臺面諭曰邇來賊寇愈熾朝政多舛皆繇諸臣結黨壅蔽以後務須省改大小文武

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次早候對退而姜給諫
採上疏內有朋黨之說皆小人欲蔽塞人主耳目故爲
此言臣不知陛下所稱壅蔽何所見而云然上大怒以
爲詰責君父時諸輔入朝聞召錦衣衛官甚急吳輔姓
語周輔延儒曰此必廷杖姜給諫也豈可坐視給諫血
濺闕廷耶延儒方具稿而廷杖旨已下

熊司副開元姜給諫採旣下獄吏部吳都諫麟徵因召
對先請寬宥採上曰姜採重處固非無因爾言官以言
爲職當言不言敢於欺藐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
者尙當焚燬乃屢見章奏何也言官自己不正何能正
人麟徵曰昔先臣馬文升景泰辛未
鈞州人王恕爲吏部時每

遇言官彈疏下部擬覆必言某官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時言官亦無敢譁者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核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爲也又言開元雖出位妄言然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揆上亦不罪

上以邊警日深督撫不能驅勦任其焚掠言之出涕周

侍御燦

崇禎辛未吳江人

言戊寅年五案大法皇上先已行之

與其嚴之於後不若用之於先請逮治一二最重者震

悚人心上然之楊侍御若橋

崇禎丁丑北通州人

言湯若望

深明銃法宜將新造西洋大礮先行點試然後傳其法

各邊可以破敵時劉總憲宗周奏曰臣聞國之大事以

仁義爲本以節制爲師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敵所到卽陷豈無火器反爲敵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望鑄礮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上勃然變色宗周又言周燦所奏照五案大法是今日急着又言往日督撫多以情面得如范志完身任總督縱敵入口又借入援推卸首當議處仍另敕今日諸臣從頭整頓做起上曰今南下敵兵如何掃蕩從頭整頓應做何事宗周曰惟在皇上敕吏兵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但目下只說才望不論操守上曰督撫必才守兼全方可宗周奏須操守爲主上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非區區一操守便可勝任宗周又因傅司農淑訓

萬麻

甲辰孝
感人

請宥熊司副開元等言朝廷待言官可用則用之不則置之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獄於聖政有傷乞賜矜原以開諫諍之路卽如詞臣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皇上不但待以不死且復其原官今二臣慙直不及道周何不幸不蒙法外之宥也上曰黃道周特恩不得比例似此復拗偏迂着候旨處分時閣部俱同辭申救而金副院光辰言之尤力遂并議處光辰復言宗周爲人清直在都察院雖不動聲色人心亦爲振肅望皇上留此老臣上不允已退入煖閣遣內官傳旨輔臣有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等語諸輔臣持不發乞面奏復將原旨捧至御前跪奏力救不許蔣

輔德璟援唐太宗優容魏徵故事以請上曰朕不及太宗才若其蜀門德行朕亦不願學德璟又言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德璟言人臣敢言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所以曲加優容者欲成其名耳周輔延儒等復婉解之上遂舉筆削去刑部擬罪四字色稍霽曰故輔體仁會言其愎拗偏迂果然已諸輔退往謁宗周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惟讓諸輔臣某事錯某事不做娓娓不已諸輔臣曰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尙說難做更有何人可做諸輔臣皆慙後宗周過寶應喬侍御可聘往見之語及延儒曰大錯再語及吳輔姓曰比首輔勝然錯亦不少

上每發本俱先經覽定分爲首票通票數套其最重大者親封黃絹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及票擬簽上進亦封原匣內寫某日某時某臣等謹封餘則分項入套以文淵閣印鈐送而已及批紅發下部科復將親批票簽密封送閣其慎密古未有也

李襄城國禎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又自請於京營外選練衛所官舍上甚喜卽令擬敕行之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乞御書營額因取敕內其武二字以請上爲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京營總督恭順侯吳惟英洪熙時吳克忠裔通遠人罷特以國禎代之官舍皆併入京營云

張致雍原係宣大廢弁以用哈攻敵上疏干進已經部
中駁議數次蔣輔德璟亦核其情形附於守邊賞撫內
在御覽備邊冊中未及進呈是日上密召之面議甚喜
而哈在極西敵在極東實不相及也卜在宣大雖與哈
市亦非能用哈者上既不召閣臣無從面駁故止以原
冊進覽翼日召對中極殿顧德璟曰昨冊東西邊落皎
如列眉極好

崇禎之末有倡議令各王府捐數十萬金助餉俟事寧
補還者上諭蔣輔德璟擬書稿行之德璟言各王府自
固藩封捐貲守城自所應爲亦卽是助餉似不必別有
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不暇卽助亦不能多也乃

已

浙粵二鎮諸大弁競營求相持久不推而大瑞有爲其弟地者樞部堂司避嫌不舉致蜚語上聞一日上召職方王郎中永積入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以外寇交訖邊鎮方急未暇推及內地爲對上怒鑄其官歸而大力者果得二鎮以去

蔣輔德璟纂九邊十六鎮原額新額兵馬錢糧名御覽備邊冊另進簡明冊一本蒙上面諭令會戶部堂司磨算亦不甚差只各邊兵馬數目報戶部甚多報兵部甚少戶部止據邊冊給發又各邊原有屯田鹽引民運本折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自爲支銷并不提起卽歲

終一奏報竟不經目也萬厯戊午以前部發邊餉銀三百萬尙苦其多今日加至二千三百萬尙苦其少而兵馬益不可問又天津從海運薊遼諸鎮另有本色米豆可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津撫司出入部中不問而米豆半委泥沙時德璟語堂司云必合津運部運及各邊民運與屯鹽通融察算則邊餉恐猶苦多而加派之新餉練餉皆可裁因復條爲十款責部中登答然各邊究未通行也

賈侍御繼春請優待李選侍一揭原不錯乃爲東林所斥悔而求用眞錯矣翻局後乃予環召一疏攻楊左甚力而又一疏改正削奪緹騎諸毒政亦非全爲不善者

上卽位以學使者首糾逆樞崔呈秀拜疏更在楊侍御
維垣先其急欲爲善又如此乃因此局再翻遂廣薦東
林諸公數百人以希見容似另一人者故予疏中亦刺
及之大約繼春功名念重忽浙黨忽東林茫無定向但
原其本心亦欲爲善此定論也

楊司馬嗣昌奉命征流寇連陷親藩有言其服醜死者
上一日召諸閣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楊嗣昌稽顙庭
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
詆故歸訴皇上朕語之曰如某疏猶公平否嗣昌搖首
曰亦未然語畢天顏慘惻旣而刑部以辟追擬不許
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俱有講章而

日講則止一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官指書口講無講章也講官韓翰林四維屢次遺忘上謂閣臣曰日講可照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據以問難而講官亦不至遺忘此後遂用講章在御前講官用牙籤指講云

廖給諫國遴楊給諫校起每遇考選諸人至必造門先謁或需索不飽則夤夜叩門不曰某要路嗔汝卽曰某言官將糾汝聞有囊橐俱罄至貨袍帶以賂者

惠司寇世揚因會推忤旨閑住鄭太宰三俊重其素望故以左副都推非例也上以詢蔣輔德璟等皆力贊之遂賜點用德璟等皆跪頌聖鑒得人三俊亦喜謝中外

欣然已三俊罷世揚亦久不至命革其職德璟與黃輔
景昉等具揭救之請免其革若非末路失身一生眞僞
誰復知之

熊給諫開元姜給諫採杖後周輔延儒恐煩言日至故
密言於上起王輔應熊於家蓋應熊爲聲氣諸公所畏
若延儒行則應熊居首藉以護持耳
上以流寇橫行怒中外諸臣無任事者周輔延儒曰昔
諸葛武侯天下奇才猶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
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況今人才不及遠甚
所以難耳上曰卿知武侯出師表中尙有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二語乎彼欲以偏安之天下滅賊今奈何

以全盛之天下縱賊延儒無以應

葉舊輔向高每疏揭皆發鈔自溫輔體仁入閣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始不復發鈔至密揭或出手書并不存錄閣簿卽如會推用人有點有否大約出首輔揭帖居多其他皆然宋李沆明劉大夏

天順癸未華容

人皆不肯用揭可法也

陳進士丹衷上疏請調兩廣土司兵平流賊上召對言之娓娓特授御史命往調還宮召后妃宴喜動顏色云朕今日得一奇士不費朝廷斗粟一金而可調兵平賊及丹衷至南都有言土兵不可空拳調且卽聽調恐沿途不免騷擾丹衷遂遷延不行及國亡猶滯南都也

磁州一士人女與嫂皆有色賊困其寨指名求之寨中人議出之以緩禍女婦卽相攜投絕壁下立碎賊怒攻破寨殺其父而去

闖賊掠三邊繇鄜延上榭林中部知縣朱新趨

晉宗別本皆作朱華

堞華堞係楚宗時爲宣諭楚豫江北一帶義勇使

自知守城不支先令妻妾各

自縊死有一妾尙未配合急遣之去妾垂泣請甘投環新趨亦從容縊死

張國憲宿州人有二女辛巳賊至二女及兄張國俊妻龔氏泣拜國憲曰幸各逃生勿我爲念各縊賊詢知感歎不殺人而去

蔣戶部主政臣

桐城青衿初名姬肩崇禎中舉賢良

獻議欲改紙鈔爲銅

鈔識者知其重而難運雖糜費甚多卒無成時南北所用錢大如臍手捏卽破未幾國亡信乎錢運關國運也子賜環北行遇成樞曹德於舟中自言恥罹沈給諫迅薦然迅卒死難及渡江居金沙語人曰我未渡江時望東林諸君如山嶽及渡江後始悉錢謙益熊明遇等所爲夙昔之意都盡矣又曰與人之口皆言張捷美而諸公攻之何也惟劉中丞宗周章給諫正宸則所心折者山右秦撫軍所式

崇禎辛未三原人

未體幹壯大腰可七八圍每

與人肩行數步則喘欲其馬上應賊驍捷如飛難矣旣點復更轉易如流銓部之誤封疆乃爾

周輔延儒吳輔姓同被逮姓陸道星馳延儒言病從水

道徐行識者疑其候王輔應熊抵京爲解免地也聞上使人微伺見應熊舟行則延儒亦行相去僅里許故應熊至京隨罷而延儒終不免

高給諫翔漢

實雞舉人

旣降闖逆有言其以陝西舉人挾闖

逆賄資緣入兵科爲停抑章奏久通消息者予初謂言過及讀吳常少麟徵殉節錄云逆臣高翔漢已受賊署解說百端公厲辭折之翔漢愧恨去又見吳邦策國變錄載翔漢爲闖逆左都旣自降又說降且越擢乃爾挾賄資緣之言無乃非訛

四川陳巡撫士奇

天啟乙丑鎮海人

能文先爲提學則專談兵

及爲巡撫反談文人以爲兩反又誤聽訛言謂境內無

寇盡撤沿險各兵故諸賊乘隙城邑多陷蜀人深怨之
後解任駐重慶城破爲賊張獻忠凌遲以死亦可傷也
周輔延儒旣奉旨賜死蔣輔德璟等揭救言延儒赴召
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
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卽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諭
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客宵壬乘機假借納交通賄延
儒不能盡知卽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賄彰聞疵垢多
端天鑒炯然罪安所逭部院以煙戍議上誠當其辜至
視師一出奉命卽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通義
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乞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議上
曰覽奏揭朕心惻然但周延儒罪犯太重前面諭已明

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昵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
閒回朝面詢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收效
桑榆而乃欺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
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裁已有旨了

上召對諸臣言及練兵一事蔣輔德璟云臣幼讀會典
見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立行賞罰此練軍
法凡衛所總小旗捕役並以鎗勝負爲陞降凡襲替官
舍比試必須騎射嫻習方准頂襲此練將法所爲聖子
神孫百世計至周悉也豈二百年無一兵至今方設兵
亦並無一餉至今方設餉上悚然起聽又言祖制各邊
養軍止屯鹽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兩自正統始有數

萬至萬厯末亦止三百餘萬名曰遼餉又有抽餉鍊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比萬厯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不知作何銷耗又言今日衛所官軍尤爲急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可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勢今班軍虛冒包攬不可勝詰且自來屢朝征討皆用衛所官軍軍有父母妻子與烏合不同自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軍民兩困惟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上頷之而已不能行也

上親享太廟拜揖最恭且久壬午年享廟蔣少宗伯德

五十一
璟每遇一揖輒默誦清廟惟天維清烈文諸頌又每遇
一拜輒默誦祖宗十三廟號尙未起也

周輔延儒絕命詩曰恩深慚報淺主聖作臣忠國法冰
霜勁皇仁覆載洪可憐惟赤子宜慎是黃封替獻今何
及留章達聖聰

三垣筆記附識中

三垣筆記附識下

明興化李 清撰

崇禎

甲申正月元旦三更上率皇太子視朝百官未至惟李輔建泰踉蹌至上不悅遂罷朝識者以爲君臣亂離之兆是日晝暝自寅至申陰翳始散終無日光人人憂危段氏懷遠人生員李本妻也甲申亂兵入懷城段氏避居南安賊迫上馬誓死不從痛罵賊舉刀裂腦立斃刃下尙罵不絕口

湖廣何撫軍騰蛟

天啟辛酉舉人黎平衛人

諳數學崇禎末與王撫

軍揚基

天啟乙丑潛山人

何內監志孔談時事騰蛟附耳云賊

已入晉燕分度且前星易位帝星炤南諸人皆歛戢不
兩月果驗

癸未舉場左右人鬼混雜薄暮人屏不敢行一時貿易
多得紙錢知者皆投之水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皆以此
辨之亦一異也

上虞趙鉞老部胥奸蠹也因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
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遡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
充餉而米不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計二十餘年誑匿
可百萬金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津
派買米豆并帶運追比挂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
侵漁每年數十萬一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

按年徵解一朋扣馬乾爲各鎮道將侵分歲數十餘萬一各處屯牧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一召買弊大宣鎮每年十二萬尤爲奸蠹卽他處可省亦數十萬一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其疏在癸未年冬十月蔣輔德璟於召對時力言數次上面允卽發而究未發或謂諸胥所爲諸胥因各輦金逃散至甲申年正月始發此疏然無及矣

上於癸未年九月發帑金四十萬買米是時若折米給軍每担八錢上下兩便且倉米可省支放所積自多其與召買民間轉輸出納之費利害易見倪司徒元璐旣面奏蔣輔德璟亦力贊之退復具揭而京商豪家專以

國米召買爲利竟不能行也戶部不得已以一金買一擔價高米惡甚金粟俱空付之太息

上以秦寇日熾命白廣恩充總兵官挂盪寇將軍印撥與秦兵三萬一應勦撫聽便宜行事蔣輔德璟等以廣恩係降丁且先聞召不赴恐跋扈難專任欲倣先朝用王驥蔣貴例以知兵大臣與廣恩共事上恐其掣肘止欲設監軍一員爲調劑文武督催錢糧德璟終以爲疑仍請擇一豫楚總督調度之但不必並在行間以總兵前驅以督臣後勁又聞賊秦人恐秦兵以鄉情輒有呼應應聽廣恩設法選補與豫楚寨丁兼用皆從之後廣恩卒降闖

上因聞賊入關中百姓多從賊歎息久之因言前曾面諭該督着用好將好有司有好將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好有司自然撫綏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肯從賊這固結人心還是勦賊前一事蔣輔德璟言愛惜人才正固結人心處魏輔藻德亦言邊臣任事少畏事多固是時勢艱難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嚴恩威莫測恐一千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做卽舉用一人亦恐有受人營求爲人復官之嫌所以蓄縮耳上曰朕正欲人實心做事豈真有此藻德又言刑部罪累諸臣亦未嘗無人上命諸輔臣舉姓名以聞次日御批到閣云昨面議愛惜人才一事朕再四思維只因

嚴志封疆警振人心原非得已祖宗之封疆祖宗培養
之人才祖宗垂憲萬世之法律必如何三者並行無礙
既無廢法亦無廢事諸輔臣分別以聞於是先釋郝侍
御綱及許定國二人命從秦督剿賊久之始釋熊司副
開元姜給諫採方給諫士亮蔣侍御拱宸尹樞曹民興

崇禎戊辰
嘉魚人等於獄

楊司馬嗣昌欲用洪司馬承疇爲總督盡留秦兵入援
者宿薊遼秦督孫傳庭具揭力爭言是兵必不可留留
則寇勢漸張究無益於邊是代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
蓄積皆在秦久留於邊非譁則逃將不爲吾甲而爲賊
用是又驅兵從賊也嗣昌不能用

秦督孫傳庭練兵長安馬兵五六萬秦紳苦之倡議於朝謂宜速出傳庭以八月出潼關旗甲甚盛銳意滅賊遂屢敗其兵賊有議降者獨賊首李自成曰吾屠王焚陵罪惡滔天姑支數月決一戰不勝則殺我以降時師露宿與賊持淫雨大降七日夕弗止糧糗三日不至馬足陷泥淖中幾尺將士皆無人色雨稍霽餉車稍稍至又爲賊劫傳庭無可奈何退師河畔就糧時總兵白廣恩本降賊與高傑素不相能傳庭不盡知也兵旣動賊選驍渠數千人犯之傑兵且戰且走望廣恩爲援而廣恩已兼程退汝州傑兵大潰廣恩兵聞之亦大潰傳庭馳至關賊亦大至傳庭收潰兵陣城外自登陴督守禦

時廣恩妻孥在關內聞城外兵敗率其眾保妻孥奪門出潼關遂陷傳庭揮刀躍馬入賊陣遂遇害喬監軍元柱亦伏劍死自是關以西無堅城而西安遂陷傳庭妻馮氏率三妾二女皆赴井死

闖賊已入關推秦督無敢行者上曰往者罪廢諸臣廷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起用何故推督撫又云無人吏

部不得已以起廢余撫軍應桂萬厯已未都昌人推然非其才

也點用後上召對應桂問以方畧應桂惟言難以無糧

無將無兵爲言上命戶兵二部速議撥與又召監軍霍

侍御達崇禎辛未長安人命速行料理達奏如有兵有餉臣不

惜一死報國若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伏地慟哭已二

人行至陝西徬徨河干竟不能進

癸未進士選館百計鑽營正卷副卷以銀數之多寡爲低昂遂至互相刷揭上聞之謂內臣曰新進士選館將城內金子換盡矣命下日止取正卷副卷與未考者一體候選不得優敘

往時臺省猶以彈射政府爲名高及崇禎末候考諸知推謁政府皆稱門下士或政府止之已俯伏而拜連呼老師不絕矣士氣卑壞至此亦亡國之兆此吳輔牲向予言者

賊破陝西都中震驚吏部猶開賄賂上聞之設高皇帝牌位於朝令各官抽籤時地方多殘破有規避不出者

前一人代後一人抽籤領憑馳報刻期到任

王總督永吉

天啟乙丑高郵人

聞闖賊入秦知必渡河甲申二

月二日疏請撤寧遠兵守關謂不獨寧遠軍民欲入關內以圖存卽山海軍民亦欲借寧遠兵力以自助請敕鎮臣吳三桂料理陳輔演不敢決批撫鎮奏明定奪已撫鎮奏皆合卒格不行

京師聞宣雲旣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薊督王永吉寧遠吳三桂密雲唐通合力一戰不可上然之陳輔演以爲不可揭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急寧兵萬不可調上命召諸臣赴閣會議有主不可調者有持兩可者有主遷南京者獨朱成國純臣倪宮詹元璐金少

司寇之俊

萬夙己未吳江人

孫都諫承澤以爲當調而吳都諫

麟徵爭之尤力謂事當從實其言云寧遠當徙與否該撫鎮當與皇上密議之而輔樞二臣當與皇上密決之委之盈廷誰執其咎然臣請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難死法死敵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則夫裹革沙場橫尸西市者皆齎志而未瞑目者也寧遠一鎮一撫皆當今人傑臣再三思不覺汗淚俱下又因閣部議久不決極言關外九城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無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心是失天下愈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拔用無委之敵人今寇旦夕發秦晉若使來扞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揆緩

急無論是非也趣六垣署名竟互諉不決乃獨署之疏
留中又補牘云邊臣不可令有懼心不可令有死心臣
讀吳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
有懼心始以裹革自任終爲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
今寇勢方張不使徒近捍禦京師則何恃乎陳輔演魏
輔藻德皆與是議左方輔岳貢移書南司馬深咎之麟
徵不顧也已上發閣演又具揭以爲外之督輔亦當僉
同乃請聖諭差官前去及取奏皆以撤寧援京爲便始
得旨去永吉聞命與三桂以三月初出關徙寧遠五十
萬眾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
已陷

張司馬國維

萬厯辛丑吳縣人

坐邊疆失事下獄吏垣吳都諫

麟徵率同官理之得釋因請赴江南辜榷貨財應軍實
急需六垣皆往餞獨麟徵舉觴屬之曰今四方空虛流
亡嘯聚方深咎催科吾聞撫字之良吏不聞催科之司
馬國維有慙色

甲申三月十六日上御東左掖門召考選官三十二人
麟次面對以安人心戢狡謀用兵足餉爲問每一人答
訖御筆親注圈點自斟水磨硯席上置茶一壺不時取
飲退食後又復進座自卯至亥方罷卽寇陷昌平日也
十七日內璫猶差人索考選官賞銀每名十兩十八日
李豕宰遇知

萬厯庚戌洋縣人

陞官張司馬縉彥拜客如故未

時寇陷彰義門十九日巳時陷順城門遂進皇城上與
后俱自縊考選官皆降越數日入朝過東左掖門尙有
指而太息者曰此前日御試處也

賊陷平陽上召閣部九卿科道等官曰朕非亡國之君
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
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以決一戰卽身死沙場亦
所不顧但死不瞑目遂痛哭陳輔演請代上曰南人不
可次輔魏藻德蔣德璟邱愉天啟乙丑
宜城人范景文方岳貢
俱請代皆不允至李建泰天啟乙丑
曲沃人請代上曰卿以西
人平西地朕願也

長安街上有一換錢小民失記姓名聞上需餉囊中積

銀三百兩伏闕助公上嘉其意拜官錦衣衛百戶謝曰
賊信急矣留財無用且此身恐未必保何有於官小民
愚蠢亦不知做官也固辭不受職

上擬彰義門外爲李輔建泰郊餞建泰固辭此國朝未
有之禮乃下禮部議於正陽門樓上設五十餘席卜吉
卯時駕出文武官員分侍兩班建泰行五拜三叩頭禮

上取酒三杯奉建泰飲曰卿卽朕朕卽卿朕與卿無兩
身凡事以便宜行先發後聞建泰簪金花二枝披宮錦
一端謝恩畢從彰義門出監軍乃兵部凌主政騶崇禎
癸未

歙縣人也建泰所薦是日天霽風和咸幸此行馘賊及行
至大名府馬部兵因糧餉不給散去若干建泰三日止

得麥飯一餐駟腹饑墜馬稽遲中道上又詔促之建泰
畏賊不進前召對後出西長安門外轎擯忽折竟敗
上親餞李輔建泰於正陽門樓賜酒三杯卽以杯賜之
旣又以兵事鄭重復自撰文一通親灑龍箋用寶於正
陽門上親手賜之其敕云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
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
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盜弄
干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勦除本爲安民今卿
代朕親征鼓勵忠勇表揚節義獎勸廉能選拔雄傑其
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眾之人缺誤軍
精之輩情眞罪當卽以尙方從事行閒一切調度賞罰

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勦則眞勦殲渠宥
脅一人弗得妄殺撫則眞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
以卿忠猷壯畧品望宿隆辦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
節正陽親餞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鼎彝
銘功有功內外交武各官從優敘賚朕仍親迎慶賞共
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徧行示諭咸使
聞知特諭

蔣民曹臣以桐城一青矜言生財得授是官首言鈔法
可行且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值一金歲可得金三千
萬兩王少司農鼂永

天啟乙丑
德州人

亦以爲必可行且言初

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此後歲造五千萬

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一人應者鼇永請每貫蠲三分止鬻九錢七分京商騷然欲去蔣輔德璟言民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上曰洪武時如何行得德璟曰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月鈔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言民窮已極宜安靜以悅之上不聽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璫催督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尙欠二千五百人議於畿內八府州縣多方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上命改票賴德璟極言其弊謂

所募二千五百名月加費米千石銀九千九百五十兩
得不償失且北直山東河南新經變亂無桑安有穰至
浙江杭嘉湖三府雖宜桑若責以二百萬斤卽盡括亦
不足揭入留中後竟得免

光給諫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究倡議之人蔣輔德璟
擬旨有向前聚斂小人倡爲練餉搜括致民窮禍結誤
國良深等語上不悅因召對面詰曰這票內聚斂小人

爲誰德璟不敢直斥楊嗣昌但以舊李司農待問

萬厯甲辰

南海對而於科臣則云失記上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

德璟曰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
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

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二千保督
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
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
西兵陝西三邊兵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
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
得不困上又言今已并三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言戶
部雖并三餉爲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上震怒責
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復爲申救而倪司農元璐以
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上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因
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止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百
抵塞明旨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不言及是因有

練餉而兵馬反少也又近日省直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甚至未見賊先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甚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并餉亦不能完故追咎於議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萬死因引罪出直上雖慰留之竟以此去未幾練餉亦議裁

蔣輔德璟以北直河南山東召買米豆九十餘萬計民間當費數百萬金爲害甚多於召對時力言之上命擬諭罷之德璟復言祖制各邊除屯鹽民運本色外原無戶部舊餉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餉括盡民間金錢已不堪命近復以給關寧遵密四鎮而於北直山

東河南召買米豆百萬拘攝富戶充召買之役又復勒
遲至天津交納一切車輛驢騾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
賠累困苦未易縷指聞賊中鼓惑愚民皆指加派而加
派之害莫甚召買伏祈卽賜裁行此疏於二月上留中
既告歸三月上自草罪已詔書蠲免然已晚矣蓋各邊
將士視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錢而已在內召買之苦如
此而在外輕賤米豆又如彼何苦括內地之膏血以填
塞上之泥沙乎

蔣輔德璟既子去孫都諫承澤汪都諫惟效

崇禎辛未

皆上

疏留之承澤言尤峻有乞罷臣官而留德璟如用之不
效請伏妄言之誅等語魏輔藻德不得已亦上言德璟

貫串古今博綜典故爲皇上左右所不可一日少之文獻然已先傳稱首揆矣上御批密封下閣有大臣進退原不敢輕之語德璟初因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在廷連章見留避嫌卽具疏辭朝行故不及闖禍

舊例國子監分獻用翰林修撰編簡爲之未有用王府

簡討者張簡討之奇

崇禎庚辰
新城人

劉簡討世芳

崇禎庚辰
廬施人

因侍定王講讀挂翰林一銜從不與翰林事是秋遣魏輔藻德行禮藻德以庚辰進士三年入閣諸編簡皆前輩不便使分獻隨行故用之奇世芳皆庚辰同年也然亦變體

上以闖逆漸逼命羣臣會議以二月二十二日繳以次

日召對時上手李總憲邦華

萬厯甲辰吉水人

密奏內云輔臣

知而不敢言上指問何事陳輔演以項少詹煜議單爲言上卽簡閱默然蔣輔德璟又奏一時廷議俱言東宮宜南往監國上不應而光給諫時亨參李翰林明睿南遷爲邪說上不悅卽召入面詰曰邪說皆同乃止參李明睿何也明係朋黨姑且不究遂無敢言者

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挂號其佛高六七尺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因事洩始知藏礮於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爲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勘問伏誅

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颶風大作自辰至夕未止拔去關

神廟前旗杆琉璃殿大樹

三月十三日聞賊躡居庸關京師九門俱閉十七日午時賊攻城彼此銃俱發如萬雷轟烈十八日攻益急銃聲益怒城外火光四起上同二人登煤山頂望逾時回乾清宮日就晡上魚服出宮門兩出兩返乃命酒召后貴人良娣以下按掖庭籍屬被寵御者皆至慷慨極酣漏未下三刻御所佩劍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數行下於是皇后先投纆其餘咸引決稍願望輒手劍刃之時長平公主被劍斷右臂仆地未死又喚內官王承恩着靴帶同內官數十人遶城奪門不得歸遂同承恩對縊煤山古樹下袁妃同宮人小內官紛紛奔出十九日內

官遂開門迎賊

闖賊抵彰義門其軍師宋矮子

名獻策河南人

初云此行觀兵

城下卜五年始可破城城樓上忽墜一天啟大錢宋矮

子喜曰此一當五用也破京師兆可急攻放一大礮而

城角遂倒

常熟歸進士啟先

崇禎癸未

聞闖賊入都驚懼急走詢同里

陳司空必謙

萬曆癸丑常熟人

必謙從容櫛沐出聞之大笑曰

若癡書生耳城守皆蔽衙門事豈有賊入我不知者已

傳者迭至方失色散願給諫茲是夕尙宿科初聞亦奔

詢魏輔藻德藻德亦以爲必無一時聾聵若此

闖賊將逼京師眾號百萬上數以兵餉爲憂敕百官捐

助一時大臣或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預征下貸殷戶
或開賣冗官假民間帶綬百官欲請誥敕傳世者入銀
若干搜削屢法地墾勒價莫不議及及賊至則餉直通
懸已及半載禁衛戈矛朽蝕未試一聞賊鼓譟相視股
戰奸人伏匿暗助驚譟兒童數月或爲秦聲訛謠滿城
意在迎賊於是人情擾惑莫有固志

闖賊圍城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賊發礮擊
聲撼地日夜無閒緣城廨舍多圯城頭發萬人敵未及
投下火驟然灼爛十餘人時士卒五月匱餉不用命城
頭宦寺鮮衣怒馬徜徉不驚高擊青蓋馳走雜撓守卒
欲擅啟閉凡坐門諸臣多不得登城望敵惟吳太常麟

徵奪路上見勢不可支往見魏輔藻德藻德方出朝猶引麟徵手曰朝廷大福氣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太匆匆麟徵太息而已

闖賊入都指長安門三字祝曰若射中中間字當有天
下竟不獲中

三月十九日辰刻賊已破城尙有謝恩入朝者而宮人四出矣坤寧宮後爲欽安殿有樂志齋清望門曲流館四神祠東去則瓊華左門西去則瓊華右門出卽長街也是日宮人從後宮出甚多

十九日辰時闖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擄掠甚酷時傳吳寧鎮三桂兵已至城外上以十八夜三更奪門南奔

賊懸萬金購上二十一日聞賊已獲上尸於煤山命人背負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木棺盛破蘆蓆下蓬頭短衣一足穿襪一足跣聞遺詔在胸云朕已喪天下不敢下見先人亦不敢終於正寢又嚙指血書臂曰朕誤聽文官言致失天下任賊碎裂朕屍但弗傷我百姓是日晚百官出始言太監王德化數十人擁打張司馬縉彥責其開門迎賊時臣民共萬人俱痛哭求葬以帝禮祭以王禮聖母葬以后禮祭以妃禮亦有哭言求封太子大國者亦有求京城百官萬姓帶孝哭臨三日者二十二日至二十五六日則滿街遍捉士大夫拘繫路人矣二十七日賊牛金星點名會極門百官皆降伏賊

據坐殿上受之責以負國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
收用列名部門外高冠鮮服洋洋長安道上不用者從
西華門出賊露刃排馬五人一隊押繫劉李二賊私寓
各責數萬金駢首榜掠哀聲震地刑死者不可勝計或
輸金未足則人以二健士搥之皆赤身出行乞市肆人
不忍見四月初九日爲劉賊繫者俱釋李賊繫者仍不
釋十二日吳寧鎮三桂有示大張四門說義兵不日入
城凡我臣民但戴孝者俱不必驚十二夜傳賊殺官三
十二員故輔陳演爲首餘皆勳戚十三早闖賊賊帽布
箭衣挾大子二王皆元色布衣行馬前盡撤羣賊東行
皆哭不願去殺之不能止各城門止餘老弱數人把守

道路清曠矣

申問丞佳胤

崇禎辛未

既投井死林侍御蘭友

崇禎辛未時
仙遊人

謫冷署素相友善未就殮家人方慙哭一人毘盧錫杖
排闥入愕視之乃蘭友也拊膺號曰公死矣我知公必
死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當亦
攜手地下耳登堂請見太夫人曰母勿戚富貴子易得
忠臣子難得也顧佳胤子煜曰設位乎曰未也索筆大
書明捐軀殉國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云死爲盡臣不
負君恩於地下生圖見父卽就鼎鑊而心安擲筆大慟
謂煜曰善自愛從此永訣拭淚去又徐起鳳者以傭書
從佳胤凡十年佳胤殉節後僮僕或散去起鳳號號柩

次不少離賊從關東潰回欲肆焚戮佳胤子煜掖太夫人奪門出僮僕皆從獨起鳳請留曰俱去櫬誰與守己賊果焚民居將及寓起鳳泣曰吾主以忠死願勿焚賊怒鞭之起鳳叩請愈哀賊爲感動卒不焚及北兵至逐居民外徙令下三日室中所有縱掠不禁起鳳懼遍求里人在京者得鐫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昇櫬出寄天寧寺故得全

予過長安書肆見皇明泳化編一部命買歸書客故高其價予曰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賣去問之乃鞏駙馬永固也因心識之曰帝婿皆豪華自喜渠知讀書耶後死鬪賊難方知觀人必於其微

項翰林煜以乙丑入館正魏璫方熾時頗爲江南清議所擯鄭同袍元勳揚州人與同籍最密時文翰林震孟姚翰林希孟過揚皆先達元勳爲煜置酒勸其厚自結納始聲氣自標矣及降闖本色畢露南京破後煜過徐詞林汧門語其僕曰爾主責吾不死今死未然汧卒死之煜行至慈谿邑人聞其先從逆納之竹籠沈河死予里居日聞闖賊入宮後搜獲累朝內帑得金銀數百萬後京師人賈汝壽爲上虞令過予一同年因言闖賊入宮時悵然曰貴爲天子所蓄不過二十萬何以不亡渠得之耳聞乃知前言誣也一云此二十萬乃指戶部所儲而言非內庫

闖賊李自成陷京師誓滅東方方僭號傳吳帥三桂已上表請降止因闖黨權將軍劉宗敏聞三桂所娶妓陳沅色艾陳沅者田皇親弘遇遊南京所攜歸名妓也田還北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取沅去至是劉宗敏繫三桂父襄索沅不得拷掠甚酷三桂聞之忿而中改遂募兵七千據山海關敵自成自成殺襄家屬執襄東行四月十九日攻山海關城圍之又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薄關門三桂先已約北兵至是趨之駐兵嶺上高張旂鼓以待三桂突圍出外城馳入北兵壁中雍髮稱臣三桂爲先鋒九王居後隊其兄弟號八王十王各統萬騎一從西水關入一從東水關入於是三桂復入

關盡髡其民開關門迎敵自成猶不知是北兵也見之
驚阻北兵望塵起乘勢攻之自成大敗立梟囊首懸之
旂而返北兵逆擊之闖復大敗奔還棄京師而奔時劉
少司馬餘祐以京師無主攝事三日忽聞三桂奉太子
至咸歡迎及北兵入乃知非也出榜云昔在我國時欲
與明朝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不答致深入者四惟事
屬旣往不必論今雪爾朝君父之仇破釜沈舟一賊不
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若削髮納款卽與爵祿世守富
貴抗違者盡行屠滅且令兵皆屯城上無下掠民遂定
質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爲金自汴梁運入燕
者歷元及國初無恙徐達下大都時封記宛然至國破

皆失散不存聞者惋歎

金駕部鉉

崇禎戊辰
武進人

於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

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
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
甲申死闖難人始見之又鉉初以駕部巡視皇城每過
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
不能舍何也竟投御河死鉉之死妾王氏與弟鏞俱隨
母章氏入井南渡後但贈章恭人然不知王氏與鏞之
死也

內監呂胖子忘其名闖賊陷京城金駕部鉉投御河死
胖子見而歎曰公會疏糾我輩不比於人吾初亦怨之

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欲遠我輩我今以義近之必不拒我地下也遂從死已二屍並浮爲一內監收掩及北兵入鉉諸弟往見其屍惟亂骨二叢耳遂並藁葬御河側

崇禎十三年閩有平和縣生員金惟鎮忽得心疾盡薙其髮大言曰此世界不屬大明矣或問屬誰乃書三字於壁間曰大清國因言城內猶可城外不忍言又指其族人曾慶曰有無限兵馬及北兵至慶果起兵從者甚眾已敗死城外如所言至大清國後復書大安國三字則不知何解也

嚴州錢太守廣居嘗爲予言其同籍任邛人邊大綬曾

令米脂乃闖賊故里也自成叛後邊令發其三世祖塋剖棺視之一棺骨生綠毛長二寸一棺骨色如玉一棺骨生青毛長三寸已見一大蛇從墳內出射之傷一目走後自成果以中箭傷其一目亦異事也

癸未上將祭廟鹵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及仲夏大雨沾衣如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爲電火所擊皆融而成灰又有人見太廟中鬼皆嘯呼而出

闖賊入京命諸臣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日百官畢集一象獨仰視大內淚如泉注四驛館復有回回使者六

人亦俱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曰吾君知大明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終莫能屈

闖賊入宮後出長平公主尸碧血委頓無生理然按之體微溫嘉定伯周奎昇歸灌米汁遂蘇自是育奎家後北兵入燕以主適周世顯卽崇禎時所選將以降主者也主喜詩文善鍼紉右頰三劒痕卽上所擊御臧獲陽笑語隱處卽飲泣呼皇父皇母未嘗不淚盡繼以血也卽是生羸疾懷孕五月以丙戌年八月卒年僅十有七

三垣筆記附識下

三垣筆記附識

明興化李 清撰

弘光

福王登極南都詔至楚左寧南良玉返自承天駐兵漢陽意不可測未讀詔何撫軍騰蛟往漢陽以劔自隨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劔耳幸良玉私置正紀盧鼎者力以爲當拜且語良玉云方今四鎮合心同戴新君若擁兵而下能保必勝乎不勝無乃身家兩亡乎良玉時已耄老乃曰是固當拜耶乃拜詔江西黃直指澍入朝擬進何撫軍騰蛟爲總督已爲巡撫面許薦永州吳司理晉錫

崇禎庚辰吳江人

爲代巡及與馬

輔士英相詆不勝而歸鞅鞅失望已又革職提問愈怒
適傳假太子至澍陰乘小輿夜見左寧南良玉謂拔營
往南可圖大事良玉夙有此志以督撫調和止一聞澍
言從之又念何騰蛟負中外望欲屠武昌劫取其印一
切文移皆用之聳動人心時民萬餘人懼爲良玉所屠
入避騰蛟署內騰蛟坐於門向內坐聽民人入良玉復
傳令從院後破垣入舉火焚之匿者悉死於火騰蛟卽
解印付家人令速出城無爲所得良玉至索騰蛟印騰
蛟故覓印腰閒不獲反尤良玉曰何太匆匆致此印失
搶攘中耶良玉無奈擁之行欲與騰蛟同舟騰蛟不可
良玉另與一舟遣四副將守之置舟於後黎明各船俱

發騰蛟舟次漢陽門跳入萬丈江濤守者懼誅赴江死
騰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登岸視
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驚喜亟覓
漁舟不知所之說者以爲神救也是晚宿民家乘肩輿
從江右寧州小路轉入瀏陽抵長沙吳監軍司理晉錫
語騰蛟以爲良玉在時撫軍有權不得自繇今旣棄省
去湖南北兵餉皆在掌握應破盡從前局面大爲整頓
總計餉數配合兵數以各府之餉練各府之兵督撫任
大帥司道任副將府州縣任參遊以文臣理武事則令
出惟行生殺予奪撫軍以一人操之維楚有材擇可爲
大將者若而人擇可爲偏裨者若而人懸殊格以待有

功則真英雄自出湖南北一帶應設水陸連珠營十里
一礮臺一方有警號礮所發千里百里皆應所練之兵
孰勇孰怯撫軍不時單騎按行部落卽以此程殿最糜
餉者正軍法居守之兵若干征調之兵若干一紙書集
師數萬如是者三年可告成功騰蛟善其言然卒爲人
阻格不得行

張獻忠破成都執蜀王將殺之王素仁厚軍民皆爲祈
免獻忠不許將行刑雷霆大至行刑者爲之請不許已
雷霆又至復請獻忠乃仗劍仰呼曰蒼天蒼天生我張
獻忠殺人乃獨不許殺是人耶一時雷霆俱息王遂被
殺

張獻忠破成都行特科先以保甲法試文士一人不赴
試戮及十甲文士畏罪盡至邛州生徒心知其奸以爲
特科特殺我耳歆血不赴者六十餘人獻忠遂發兵屠
邛州錄赴試文士三萬人圍而殺之婦人姦淫後卽以
試刃名曰礪石成都所屬三十餘縣人民盡殲

張獻忠破成都盡斷男子左手積如山至今山谷間有
倩人置擔於肩爲糊口計者纍纍不絕其蜀王宮內錦
數十樓悉焚之金銀數十萬悉沈於江

弘光末北兵渡淮揚城失守五月初七日楊江撫文驄
命黔浙鄭兵往瓜洲及門見辮髮者遂驚潰北兵進至
江口鄭兵亦極力禦之晚浮棹於江蔽以帷席中置燈

南來鄭兵遙見發火器矢石不知其誤我也初八日大霧兵守京口北兵則自上游七十里七里港渡早以五騎來浙兵及鄭兵追之不數里遇大眾矢蔽天如蝗飛眾乃不戰而潰鄭兵有船者入海無船者走丹陽與浙兵奪舟而南黔之騎則走金陵而鎮江遂降丹陽獄囚越獄村民入掠城中遂火城外民居北兵實未至也其鎮江城外民居官欲焚北兵止之得全北兵南下朱保國公國弼等屏人密奏上慨然曰太祖陵寢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至是早渡江信至中外大震駕薄暮開通濟門倉皇出狩百官猶不知但夜聞甲馬聲而已時馬輔士英亦不知惟戎政李司馬希沆

崇禎戊辰
慶陽人

先知遂

行士英猶後之也百官多遁惟攜家者瞻顧不能遽行諸門盡閉太息而已

北兵既渡江馬輔士英惶急張侍御孫振往見士英擲刺於地詈之曰若輩誤我使天下之事一朝至此何見爲孫振慚阻而退

阮戎政大鍼許錢宗伯謙益入閣謂必疏糾侯納言峒會天啟乙丑嘉定人夏銓部允彝乃可業具疏稿矣會國亡不

果

僞太子王之明屢訊百官皆知僞然民間猶嘖嘖真也至是一二劣衿爲首率亂民擁立之御殿三日又羣往趙忭城之龍寓邀百官入朝之龍手斬爲首劣衿三人

乃退執之明繫獄劉廣昌良佐無拒北意惟於水西門外縱火焚掠百姓恐攻城撤夜驚呼乃議推保國公朱國弼爲留守官之龍密遣使渡江啟迎北兵時諸臣猶不知集議錢宗伯謙益所謙益太息曰事至此惟有向小朝廷求活耳擬啟稿送之龍之龍置不用內庫銀絹米豆服玩弓刀之屬皆被劫罄擄馬士英及羣黨家又合力勦士英標下川兵幾盡初王輔鐸潛遁有識者指罵曰若廣太子辜先帝恩羣捶之鐸大呼曰此馬士英所爲我不與士英秦檜我岳飛若曹無認飛爲檜也眾猶不釋鐸鬚髮盡禿挾至之龍處洵洵欲撲殺之之龍伴下之獄故免室內所蓄書畫極多與貲俱盡矣

王輔鐸與倪宗伯元璐同籍同官稱莫逆交及元璐殉
難予持乃弟揭以諡文正爲言鐸拂然曰倪年兄以身
殉國不諡亦足不朽何必文正子已言之儀部矣言雖
正而意實薄此卽忘君事仇之先兆也

北兵將至城外文臣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構張侍
御孫振劉侍御光斗宋中翰灝等五人武臣趙忻城之
龍先行餘皆續往時李少司馬喬姚廷尉思孝已薙髮
爲僧之龍亦勒之出同謁豫王賜飲食席地噉之龍靖
難功臣趙彝後至是啟門降劉誠意伯孔昭獨率麾下
兵先斬關出走豫王勒各官具花名手本畫卯不到者
搜捕咸加皮鞭點名者王輔鐸蔡輔奕琛也

錢宗伯謙益疏云原任吏部尙書房壯麗

萬厯乙未當安州人

畿輔陷時投井死一入逆案遂不得出此與楊副憲所

修

萬厯庚戌商城人

殉賊同但楊納言維垣係壯麗同鄉何以

洗雪逆案一疏獨不及壯麗可疑也尙俟別考

豫王先遣兵千餘命錢宗伯謙益梁少司馬雲構等統之搜宮方入坐定卽問崇禎太子安在乃出王之明於獄與上坐指語諸臣曰此真太子也已見內外俱定乃屏不召時謂之明之來乃北廷所遣蓋以此擾惑臣民者

北兵往蕪湖襲駕無一人知者時駕已至太平猶寂然朱撫軍大典阮司馬大鍼入見舟中俱入閣黃靖國得

功入見誓力戰以報未幾得功兵方四出掠民家北兵突至得功倉皇出戰初中一矢猶不退繼矢貫其喉得功知不濟自刎死其中軍田雄入舟挾上降馬輔士英已先期奉皇太后走浙矣駕至南京城外諸降臣頓首豫王前請無死且求往見諭曰惟弗行君臣禮可矣時駕戴僧帽著藍布袴馬阮諸臣往見惟一揖一叩首爾上對諸臣泣眾亦泣尋北去當田雄負駕出降時駕以齒嚙其背遂成大瘡流血不止日懺悔於僧具德處終不愈及病甚轉移臥榻肉墜如割僅餘骨方死雄仕北至浙江總兵後內傳弘光乃一國之君雄有執君之功特加二等侯子孫世襲

北兵既破南京有內閣二大人訪及阮司馬大鉞蔡輔
奕琛張冢宰捷楊副憲維垣鄒僉院之麟等出手單示
乃已降馮輔銓所薦皆東林異己也至大鉞名下特註
江南第一才子六字時捷與維垣已死難

馬輔士英挾太后渡獨松關沿途淫掠至廣德州州人
拒之攻城入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眾杭州民間之
懼撫按等因先遣官往迎以駐兵城外請士英至寓臨
湖樓外樓五月二十八太后駕至以城中總兵府爲行
宮羣臣及潞王往朝入見儀衛蕭條疑爲士英母所假
薄暮城中豐樂太平二坊競以爆竹投樓外樓士英方
宴驚起以二樓船艤湖心亭至晚入朝用精甲百許自

衛請太后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令官吏士民皆入見
朝罷傳旨召用在籍諸臣獨不及劉總憲宗周章廷尉
正宸時江北彭直指遇颺適奔杭命以僉都御史募兵
兩浙錢糧一憑取用皆士英意也翼日宗周與熊給諫

汝霖

崇禎辛未
餘姚人

入朝汝霖見士英詰聖駕何在輒來此

士英無以應然猶盼上江捷不數日阮司馬大鉞朱中
丞大典方總兵國安俱倉皇到則黃靖國得功兵敗死
矣次日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后召王王泣拜終不受惟
迎請太后入府從張撫軍秉貞崇禎辛未
桐城人陳總兵洪範
等計迎款而已楚藩一鎮國將軍慟哭解衣冠投地去
時楊江撫文驄鄭總兵鴻逵亦自海入錢塘請王入閩

王終不許至六月十三日午北兵突至士英等方與撫

按飲急渡錢塘何巡按綸李鹽院挺亦行惟秉貞繩城

入偕王迎降錢塘令顧咸建

崇禎癸未崑山人

出佯迎旋遁執

至迫之降不從見殺懸頭城上方暑蠅無集者越月餘

北兵挾太后潞王等北去或曰洪範與北通許割地封

王故王爲所欺而降也陪都旣失人咸恨不立潞藩時

張奉常希夏奉敕獎王語子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

又葉主政國華爲予言潞王指甲可長六七寸以竹管

護之又命內官下郡縣廣求古玩倪廷尉盾培嘗曰使

王立而錢謙益相其不支與馬士英何異

三垣筆記附識

三垣筆記附識

明興化李一清撰

補遺

太倉陸文聲先考經歷一日謁里人舊臨川令張采有先入之言謂其曾肆毀言采怒閉門痛毆之及文聲謁選長安逢人文致采過時同邑庶常張溥聞之致書在籍吳編修偉業呼爲陸畜謂何不早剪之或竊見其書以告文聲文聲并恨溥遂逢數當道意旨疏劾二張幾不免於罪後文聲選永州經歷或勸其弗之任以避後禍文聲不從尋以貪橫糾繫爲吳司李晉錫斃之獄房侍御可壯會引馬避堂官馬誤墜道旁深溝內僅露

一進賢冠而已數日後遂以會推被謫後累官侍郎國
變後改節復爲侍郎初天啟時傅給諫樾攻汪中書文
言并及左僉憲光斗魏都諫大中可壯乘機攻樾指其
認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宗兄樾出疏辨難可壯復出疏
謂之有厥兄科弟狼行狼依等語今乃與執中宅中旨
不自中出而誰出之故給諫李魯生萬曆癸未
霑化人同朝於
改代耶狼行狼依追憶前語能無汗顏

崇禎初吾邑子衿袁靖遇禪僧毒鼓於某山下指天象
語曰天遣齊黃輩下界不久將亂矣靖曰此皆建文故
忠詎昔忠今亂者毒鼓曰彼積憤怨已久一朝下降不
爲巨寇必爲叛臣皆所不辭耳至甲申之變乃驗

姑蘇毛孝廉寬父忽於崇禎五年若爲鬼物所憑作譎語曰吾前身及而子前身皆爲建文時守金川門官及燕兵至渠開門叛降致吾家四十口皆罹刀鋸久欲圖報以其福力尙厚今降爲而子駸駸乎衰矣而吾徒近皆從天而下紛紛圖報故吾亦乘閒報而子將戕其命耳語訖而醒茫然不知向語未幾寬果死此李侍御模爲予言者

松江袁子矜燦若丁丑袁進士定弟先闖逆陷京師二年夢至一所見歷代諸創業君會議燦若問何議曰議革命彷彿可識者漢明兩高帝而已有頃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地鳴鳴愬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吾所能

主當往問建文皇帝燦若夢中驚疑問一人曰代明者
李自成否其人曰卻又不是燦若蓋先二年言之非附
會也

天啟時郭給諫鞏爲周侍御宗建彈其通內及魏忠賢
用事屢遷鞏官至侍郎鞏卒抗志不出忠賢怒勒令冠
帶閑住鞏始末如是若答清一書辭多委蛇初辟則過
後戍亦所應得時楊司馬嗣昌巡撫山東特疏求寬姚
給諫思孝疏駁之他年相左以此

上念農桑爲衣食之本於是詣壇耕三推已旋齋宮宴
羣臣教坊司於丹墀前作戲承應雜劇上諭典禮甚隆
何得諧戲爲玩殊非正體命該衙門永革去著爲令

上每詣園丘祀天皇及地祇并朝日夕月社稷等壇皆預齋戒必親視祭品精潔然後供獻秉圭兢兢若神降臨然其敬慎若此

上英敏篤學諸經史畢覽書經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寶訓帝鑑圖說廿一史等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又將經廠印貯之書查進備覽又諭外庭書集每月採買二部以資御覽

上每逢朔望及三六九味爽臨朝以勤勵自勉餘日講春秋書經四書二八日經筵與諸臣徵引古今出語成文上命武英殿中圖歷代明君賢臣像於屏如賈誼董仲舒魏徵陸贄皆在又書誠意正心四大字插屏安置

文華殿以資警惕

熹宗懿安皇后居慈慶宮宮在乾清宮外關雎門傍本宮侍婢設有管家婆管宮內事務又設老成太監二名提督宮禁上惟逢后聖誕元旦令節方詣后前行四拜禮餘節不入賀

上每遇日蝕月蝕必服青素袍望闕焚香行四拜禮設救護鼓二十四面親手搥鼓三下內外衙門齋肅不理事或有日月蝕甚者諭諸臣直諫惟修己愛民爲心以答天意

皇城內西首有虎城一處內蓄虎一隻傍有牲口房諸禽鳥皆在上至見猛獸食肉歎云此孰非民脂民膏乃

飽此無益以博觀玩可乎悉令除去

皇極殿傍貼匿名單一紙編九卿爲二十四氣守殿官
獲單以進上諭司禮監焚燬勿令人見以全大臣之體
且明朕無疑於諸臣

陝西山西大饑兼暴風不止上曰皇天不言以象設教
乃詣中政殿玉帝像前率司禮監等官曝跪一炷香以
祈雨澤次日風息雨露上曰雖得時雨然苗稼必多損
壞宜修己愛民庶可仰答上蒼乃發帑救賑焉

上念保姆陸氏恩厚賜訖卽令出宮寧家永不許復入
且日無蹈熹宗客氏覆轍

昔人謂柳芳唐厯皆本寺人高力士口傳故實而不

覺躍然於王著從實錄著亦有明寺人也實與否與
袁妃實未與周后同殉改代後猶生而錄中乃指爲
自縊長平公主雖爲上手刃實絕而未絕改代後下
嫁方卒而錄中乃指爲砍死嗟乎以若輩晨昏禁闈
謂比說天寶故事之李龜年當寺人確於伶官而舛
訛若此舉二事以概諸事舉宮禁二事以概廟廷諸
事其名實而事虛者正復不少獨烈皇帝潛德徽猷
歷述如掌內庭視外庭反晰故予獨摘而存之附三
垣筆記後取實故也今而後唐歷又爲明歷矣其宋
室孤臣之心也夫謹跋

附誌二條

予閱南太常寺誌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則碩妃生訝之時錢宗伯謙益有博物稱亦不能決後以弘光元旦謁孝陵予與謙益曰此事與實錄玉牒左何徵但本誌所載東側列妃嬪二十餘而西側止碩妃然否曷不啟寢殿驗之及入視果然乃知李碩之言有以也惟周王不載所出觀太祖命服養母孫妃斬衰三年疑卽孫出

予讀明興雜記見高皇埋毛老人於後湖以守黃冊謂誕耳同年陸給諫朗管冊邀遊後湖見黃冊溢架無耗者問之書手咸云是鼠皆白登架卽伏死又云每日聞

附錄

慈聖皇太后喪葉輔向高夫人入拜神宗拱立以待夫人方立拜未終神宗已跪矣內侍傳聲促之夫人方跪神宗之孝謹如此

有一內侍犯法走入大內巡城御史書硃票入內索之諸闈泣懇神宗謂無是例神宗哂曰我弗能救也亟命押出

神宗一日演戲爲樂聞巡城御史呵呼聲亟命止歌曰我畏御史

子侍王父宗伯公聞此三事眞盛德事也附錄於此

于科正業居公闕也三事具盡將事出謂給其

無差一日所經然樂聞朕意時吏仰和望通命土能日

出

兩關立應賦宗節無長附輒宗節曰近俄萌殊出通命
一丙對野老生人大因激賦昭史舊新照人內家公
無宗之考議敬出

人代立其未殊輒宗弓與突內尚幹聖出之夫人代
聖皇太司爽葉神向高夫人人既輒宗其立以考

附錄

三垣筆記三卷增識三卷明李清暎碧著暎碧江蘇興
化人崇禎辛未進士仕崇弘兩朝歷官刑吏工科給事
中所記皆在官時所見聞者故云三垣筆記是書向尠
足本江陰繆藝風參議曾從其裔孫李審言明經詳處
借鈔稿本六卷卽是刻也藝風有跋謂李思誠曾署名
三朝要典暎碧力爲其祖迴護甚有不足之辭而審言
序則力辨其誣溯明季門戶之爭始於神宗之倦勤清
流之禍極於熹宗之庸闇至莊烈踐阼毀三朝要典定
逆案贈卹寃陷諸臣是非大明庶幾陰霾見晛矚名爽
於光明矣乃在廷諸臣蔽賢植黨仍無異曩時迨南渡
後偏安江左馬阮弄權門戶之見益甚薰蕕不同器鴉

鸞不接翼盈廷黨同伐異載筆之史習熟見聞是丹非
素亦容有不知其然者雖以夏文忠之幸存錄黎洲先
生猶指爲不幸存錄暎碧所記乃自以爲是是非非不
謬於夏錄同在所見之世其持論不同已如此若由今
日上溯明崇弘已不啻所傳聞之世信如暎碧所云又
何解於黎洲先生之言然則將何所折衷鄞謝山全氏
謂暎碧是記最爲和平可見其宅心仁恕或者謝山在
雍乾間去明未遠又以異代之人觀前代之事無復如
黎洲門戶之見則以信謝山者信暎碧猶不爲無據乎
余更反復是書其於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一編之
中三致意焉蓋痛夫國勢阽危而羣邪比黨將淪胥以

亡冀挽回而無術也故篇終援柳芳著唐厯之例謂今
而後唐厯又爲明厯此宋室孤臣之心也可見其故君
故國之思卽寓於此編迄今三百餘年如聞其聲矣嗚
呼丁卯天貺節吳興劉承幹跋